

白 藤 内  
本 禁 集

旋

風

十

年

日 本 森 正 藏 著 吳 靖 文 譯  
上 海 神 州 國 光 社 出 版

# 旋風二十年

——日本解禁内幕——

森 正 藏 著

吳 靖 文 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 目次

譯者的話

## 第一章 美日談判的祕密真相

- 一 淺間丸上的野村大使……………一
- 二 未發表的「諒解案」……………三
- 三 良機逸去……………八
- 四 兩個訓令……………九
- 五 德國果然干涉……………一三
- 六 侵略越南的經過……………一五
- 七 流產了的第二次「尼慕黑會談」……………一六
- 八 黑色的十六日……………一八
- 九 東條上台……………一九

一〇 最後一次的近衛開議……………二一

一一 東條的主戰歪論……………二三

一二 來栖東飛……………二五

一三 誰是燃點戰火的人……………二八

一四 最後一課……………二三

一五 莫忘珍珠港……………三六

## 第二章 南進陰謀的暴露

一 偽裝進攻昆明……………三八

二 開戰前夜的安南與暹羅……………四〇

三 日本第五縱隊在暹羅……………四二

四 開戰前夜……………四五

- 五 城下之盟……………四七
- 六 新加坡方面的危機……………四九
- 七 英國的準備……………五一
- 八 那一天的新加坡……………五二
- 第三章 「和製納粹」東條軍閥
- 一 黑色政治的巨魁……………五四
- 二 憲兵政治的裏面……………五六
- 三 他懼怕山下奉文……………六一
- 四 東條的眼中釘……………六三
- 五 壓迫政治和統制新聞……………六四
- 六 東方會的倒東條運動……………六六
- 第四章 海戰祕辛錄
- 一 偷襲珍珠港的陰謀……………六九
- 
- 二 機動部隊初遭慘敗……………七三
- 三 曲線作戰鑽進牛角尖……………七六
- 四 塞貝海戰的誤錯……………七九
- 五 聯合艦隊全軍覆沒……………八三
- 六 沖繩戰的迴光返照……………八八
- 七 大和與武藏兩艦的祕密……………八九
- 八 戰艦變廢鐵……………九一
- 九 近代科學的貧困……………九二
- 一〇 陸海軍的相尅相鬥……………九七
- 一一 海洋決戰與大  
陸決戰的爭論……………一〇一
- 一二 統一空軍之夢……………一〇三
- 一三 空言決戰……………一〇六
- 第五章 「共貧圈」

- 一 山下軍政與今村軍政……………一〇九
- 二 對華僑的殘害政策……………一一一
- 三 渡邊大佐與砂田重政……………一一四
- 四 失樂園的爪哇……………一一六
- 五 小東條畢逢首相……………一一九
- 六 女砲兵大佐……………一二二
- 七 適裁黃樑一夢……………一二四
- 八 囚打戰的頓挫……………一二五
- 九 「東條大總統」訪菲……………一二六
- 一〇 粗製濫造的菲  
列賓「獨立」……………一二七
- 一一 三日天下的傀儡總統……………一二九

## 一二 印巴爾的悲劇……………一三二

### 第六章 日本帝國末日紀

- 一 憲兵鎮壓和平派……………一三六
- 二 蘇聯參戰的真相……………一三八
- 三 日皇親電史太林……………一四二
- 四 地下室中的御前會議……………一四四
- 五 阿南陸相的「英雄」眼淚……………一四六
- 六 被慘殺的近衛師團長……………一四九
- 七 最後叛變的一幕……………一五一
- 八 五枝派克筆一紙受降書……………一五四

## 譯者的話

日本已經投降好久了，但到現在為止，關於日本究竟怎樣戰敗的經過，因戰後有關一切日本消息的被無形中封鎖，我們猶未能詳細知道。日本戰敗歸結於原子論的說法，雖然言之成理，但就歷史的眼光看來，未免太簡單了一些。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炸彈，誠然是促使日本屈膝的直接原因，可是從歷史眼光看，這祇能說是偶然的成因而非必然的成因而。

日本軍閥黷武主義的必敗，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歷史命運，原子炸彈固然促速了日本的覆敗，但即使沒有原子炸彈，日本亦是遲早必敗的。這並不是我們事過境遷說現成話，構成日本黷武主義的歷史因子，使日本戰後時代的展開，將逐漸告訴我們這一點。

這本「旋風二十年」的小冊子，就是日本自我暴露的一個著作。本書自然談不上說是日本戰敗史的正史，而僅僅是一個新聞記者對過去親身目擊的寫實，是一部

不完全的野史。但如果我們把這小冊子所提供的材料，和東京戰犯法庭一幕幕揭開的事實相印證，我們就不得不承認這本書裏所說的大部是實話。

今天日本是戰敗了，但對於我們身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慘禍最深刻的中國人，對於日本的過去決不能輕易淡忘。我們更須牢牢記住日本之謀算中國，是一種一貫的陰謀。而且這種陰謀在太平洋戰爭之前，要不是日本軍閥的外交手段錯誤，幾乎有了成功之望。關於這一點，祇要一讀本書第一章「美日交涉的真相」，就使我們不禁捏一把冷汗。

日本的再興也許至少得經過三十年五十年，但爲防止日本的再抬頭，尤其爲防止日本今日正在進行中的「借屍還魂」陰謀得見實現，我們不僅要時時刻刻提防，且非得在三十年五十年的期前趕上日本不可。

爲了達到這一點，第一個條件我們必須得明瞭日本此次戰敗的真正原因，我們必須理解過去二十年間，尤其是最近十年間的日本政治內幕。而這本小冊子，就是供獻這一個目的的。

本書作者森正藏，是現任日本「每日新聞」的社會部長。因此文章格調，亦近於是新聞記者的報告文學。本書內容雖不滿十萬字（經過譯者略加刪節之後），但所包含的材料，敢說盡是道人所未道。不僅我們中國所不知，就是日本國民，恐怕也不盡是知道的，這當然因為是作者本人就是一個新聞人關係，對於日本戰時的種種內幕，得較常人知道為多。

本書正題雖為「旋風二十年」，但其眉題則為「解禁昭和裏面史」，又稱「太平洋戰爭篇」。「解禁」後的日本裏面史，自然不止於太平洋戰爭，但到目前為止，筆者所看到的僅是本冊，想必他日更有其他篇目出現。本書發行之初，即銷行數十萬冊，足見受人之注意。其中海·陸·空軍之作戰經過，加以詳細的敘述與批評，也可作為吾海·陸·空軍軍人的參閱。

# 第一章 美日談判的秘密真相

## 一 淺間丸上的野村大使

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下午二點半，漆着白十字的美日交換船淺間丸，隨着另一艘康脫，凡第號交換船之後，一起出現在新加坡的港口。當時日本正陶醉在初期的勝利時期中。新加坡的中央碼頭已由日本的太陽旗代替了英國旗。那時野村正站在船邊眺望，嘴裏啣着一隻板煙嘴的來栖大使也走了過來，他眺望着新加坡的景象不禁有所感慨的說：

「我們總算是努力交涉直至最後一刻。但松岡外相和東鄉外相的回調，始終辜負了我們的期望，反傷害了赫爾國務卿對於我們的感情。我始終堅信日本和美國不應交戰，就是今天也還是如此。」悠悠不迫的野村大使，這時也在靜思過去十個月間美日交涉的經過。



一九四〇年第二次近衛內閣起用了松岡爲外相，松岡卽以大橋爲次官，白鳥爲顧問；在他匆匆就職之後，他先以黨同伐異的手段，召回了四十餘名的在外使節。他以大鳥中將替代來栖三郎爲駐德大使，派建川中將爲駐莫斯科大使，掘切善兵衛爲駐羅馬大使，本多熊太郎爲駐南京僞府大使，須磨彌吉郎爲駐西班牙大使。這些都是親軸心的人物。然而對於派往美國去的大使，却使松岡躊躇莫決了。他最初曾想派同盟社的總編輯局長松本重治去擔任這差使，可是最後想來想去覺得除了野村吉三郎之外，實無第二個適當人物。野村在一九一五年少佐時代，卽曾隨同珍田大使以武官資格在華盛頓逗留過四年之久，其時已故羅斯福大總統適在達尼愛爾斯海軍部長下任次長，兩人間因公事上往來，頗有一些交情；後來在他任阿部內閣的外相任內，他又和美國駐日大使格魯間常作美日外交關係的折衝。

可是最初野村拒絕了松岡的邀請。因爲野村預料到羅斯福當選三任之後，美國援救英國的可能性是增加了，且不惜冒嚙在大西洋太平洋兩線作戰的危險。他認爲卽使自己出使，也無能割除太平洋問題的瘤。此外更鑒於日本軍閥的橫行，那怕是

內閣決定的事項，在軍部支配日本政治勢力之下，亦隨便可被推翻。然而海軍首腦部當時亦希望野村出山。在無可奈乎之下，始接受了這個任何人都不喜歡的差使。

## 二 未發表的「諒解案」

野村大使在美國朝野十分的期待下於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一日到了華盛頓。十四日他就赴白宮呈遞國書，立即就和羅斯福總統，赫爾國務卿舉行三人會談，商談國交的調整問題。當時美國方面出席的有史帶克作戰部長，殷嘉生，高姆利兩作戰次長，前聯合艦隊總司令李却特遜，情報部長柯克，賽克斯登將校會議議長，尼米資軍務局長，以及前護送齋藤大使遺骸返日的奧地利亞艦艦長達納少將等十四人。

四月十八日上午十時，日本的首相官邸中正在開着會議，忽然外務次長大橋匆忙的趕了進來請近衛首相出去，說是野村大使有電報來報告美日諒解案的內容。原來在華盛頓方面美國於四月八日提出了第一次的試案，由日本大使館方面加以檢討後即作成了第二次試案；到了十四，十六兩天，赫爾召野村前去談話，赫爾告訴野

村說：「一直到現在爲止的談話，都祇是個人關係的民間談話，但今後貴我兩方進入非正式會談，不妨即以第二次試案爲基礎進行。因此希望能知道日本政府方面的意思。」於是野村就立即拍電給外務省請示。

同日下午四時半，大橋又復率領了寺崎美國司司長再度往謁近衛，將翻譯完畢的「美日諒解案」送呈前來。其時外相松岡適訪問歐洲結束，在西伯利亞歸途中。

此項「美日諒解案」，在是年十二月八日開戰之後，日本外務省所公佈的「美日交涉經過」中，是並沒有發表真相的，因此究竟如何會發展成戰事，或許果正是美國採取了強硬態度，當時大家都無由知道。但現在却不妨一看當時諒解案的真正中心。一共是七條：

### 一、美日兩國所抱的國際觀念

### 二、兩國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

關於以上二點，日本曾說明軸心同盟的目的在於防禦，即在於阻止現在尙未牽入歐戰的國家，發生軍事的擴大關係。日本又聲明其並不企圖規避現存條約的義

務；至於對於軸心同盟所負的軍事上的義務，祇限現在尙未參加歐戰的國家進而取積極的攻擊行動時，日本始發動此種義務。

美國政府方面對此二點的聲明如下，美國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不論現在與將來，決不援助一方面而攻擊他方，即決不受攻擊同盟所約束。美國堅守嫌惡戰爭，從而對於歐戰的態度，除考慮本國的福利與安全之外，不作他想。

### 三、對於中日戰事兩國政府的關係

美國大總統承認左記條件，若日本政府而加以保障時，美國大總統即進而對中國政府勸告和平。

1. 中華民國獨立
2. 根據中日間成立的協定，日軍應自中國領土撤退
3. 不併合中國領土
4. 不賠款
5. 恢復門戶開放方針，但關於其解釋與適用，從美日兩國間協議之

6. 重慶政府與南京合一

7. 日本自行約束其對中國領土之大量或集團移民

8. 承認「滿洲國」

在中國政府接受美國大總統的勸告時，日本政府應即對於統一的中國政府及構成該政府的人員進行直接交涉和平。日本政府在前開條件範圍內，根據敦睦邦交，共同防衛及經濟合作的原則，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具體和平條件。

四、關於太平洋海軍兵力及航空兵力並海運之關係

1. 美日兩國爲欲維持太平洋和平起見，不得配備有相互威脅對方之海軍兵力及航空兵力。關於其具體細目，從美日間協議之。

2. 3. 略

五、關於兩國通商及金融互助，在此次諒解成立而爲兩國政府批准時，美日兩國對於對方國所有之必要物資，應由對方國加以保護。再者，爲恢復美日通常條約存在期間之正當通商關係起見，應講求適當方法；而在兩國政府

欲訂結新通商條約時，由美日會談中根據通常慣例爲之。爲促進兩國經濟合作起見，美國對於日本願供給信用借款，以求改善亞洲經濟，促進工業而實現美日經濟合作。

六、關於西南太平洋方面之兩國經濟活動日本不得以武力求西南太平洋方面之發展，如以和平方法出之，美國願協助日本獲得石油，樹膠，錫，鎳等物資。

七、關於安定太平洋政治之兩國方針

1. 美日兩國不承認歐洲諸國將來在亞洲及西南太平洋接受領土割讓與合併現在之國家。

2. 美日兩國政府共同保障菲列賓之獨立，若其未經挑戰而受第三國攻擊時，兩國得考慮救援方法。

3. 對於美國及西南太平洋之日本移民，予以友好考慮，並與其他國民同等待遇。

## 八、美日會談

1. 美日兩國會談應在火奴魯魯舉行。美國代表羅斯福總統，日本代表近衛首相。代表人數各國以五名之內爲限。但專家書記等不在內。
2. 本會談不容第三國例席旁聽
3. 本會談在兩國間成立此次協定後儘速召開之（本年五月）
4. 本會談不得再議此次諒解之各項。兩國政策應努力注意此次諒解成立有關之議題及協議。具體議題由兩國政府間協議之。

## 三 良機逸去

問題一見顯然是十分緊要，因此近衛卽於當夜八時召集政府與統帥部的聯絡會議，政府方面出席者爲近衛首相，平沼內相，東條陸相，及川海相，大橋外次，統帥部方面爲杉山總參謀長，永野軍令部長，武藤岡陸海軍兩軍務局長，富田書記長亦參加。討論的重心是對此次「諒解案」加以接受抑或拒絕。當夜的意見十分穩妥。主

主張接受的一派意見如下：

一、加以接受，是處理中日戰事的最好捷徑。因為日本既已製造了傀儡政權，本身即難與中國政府作直接談判，而非由美國仲介不可。

二、因接受此項提案而使美日兩國關係接近，實為避免美日戰爭的最好機會。

三、日本的國力已經相當消耗，應謀儘速解決戰事而圖恢復國力。

結論是立即復電野村，令其向赫爾表示日本在原則上贊成此項提案。可是大橋外務次官雖表示贊成此項旨趣，惟覆電則謂須候外相歸來後再拍發。

#### 四 兩個訓令

四月二十二日松岡由飛機到達立川飛機場，即偕同大橋向宮城前致敬後，至首相官邸會見各閣僚。當兩人在汽車中時，大橋即將美日的交涉經過報告松岡，松岡聽了面上頗露不豫之色，當夜即召開第二次聯絡會議，松岡即席發表他的理論謂：

「本提案可解作美國含有七分惡意，三分好意。在上次大戰中，美國因訂結有藍辛，石井協定，故能無太平洋後顧之憂而自行參戰，此次的提案亦即含有同樣的用意在。」未了於申述「請于二星期時間的考慮」後，即先行退席。

松岡因旅途略感疲乏不適，即進醫院休養，一面却在病牀上將美國的原提案以及美國司長寺崎，軍務局長武藤，岡等先前所製成的修正案大加刪改。

至五月三日始再召開第三次聯席會議，由松岡提出修正案的內容如次：（一）在美日諒解事項中「對於歐洲戰爭兩國政府之態度」，插入由美日兩國調停英德戰爭一句；（二）暫時不發表中日戰事的和平條件；（三）削除「太平洋上之海軍兵力，航空兵力及海運關係」項；（四）削除日本宣言決不武力南進一句；（五）削去關於美日會談之約束項。松岡的修正案在會議中被通過。席上又提出兩個問題，即：

- 一、此項修正案是否立即通告美國。
- 二、此一問題是否須通知德國。

關於第一點，多數主張立即通知美國，可是松岡却堅持「先行向美國試議訂結

中立條約」，結果他的意見獲得通過。關於第二點，松岡又主張「如此大問題若不通知德國，於道義上說不過去」，結果也聽從了他的主張。

散會後，外相即向野村發了二個通電。第一通電的內容是採取口頭聲明的方式，表示「德意兩國當局對勝敗具有自信，如美國參戰，徒延長戰爭的時間而已。日本決不能作損毀德意同盟國之舉動」。另一則令野村即席提出明白的「美日中立條約」。一方面命坂本歐亞局長訪問德意兩大使，將美日國交調整的祕密提案，以及日本的答覆等詳細告知。

他方面野村在華盛頓自四月十六日拍出美國提案之後，遲遲未見答覆，感到不勝焦急。及至松岡的訓令到來一看，又完全與野村的期望相反。不過他在五月七月初去訪問了赫爾國務卿，探聽中立條約的意見。赫爾國務卿認為這事現在根本不成問題。因中立條約須在諒解案成立之後始可談判，目前根本未至時期。

在這次會見中，野中並未將松岡的口頭聲明交與赫爾，因為唯恐惡化了他的感情。赫爾這邊則表示希望早日開始交涉。因此松岡的試案一無結果，就連駐美的

磯田，橫山兩陸海武官，也認爲松岡的外交方式太詭譎了。

他方面大島駐德大使傳來了正反對的意見，據說「自可靠方面獲得消息，謂正與美國交涉中，本人對此絕對反對，在必要時將不惜總退却。」這封電報是致東條陸相的。日本的駐外武官，這時對於妥協外交與軸心外交已分成二種意見。駐倫敦的武官的辰巳少將，是主張英美日妥協外交論者。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趁英日交換船返日途中，曾在新加坡向人表示說：「外傳英國因慘受德國轟炸，有屈服意，但實際上絕無屈服之象。不過將此事去報告東條，說不定將受他的斥責。」

松岡鑒於事態之嚴重複雜，於五月八日進宮謁見日皇說：

「如果美國參戰，日本自然不得不站在德意方面。到了那時，一切關於美日國交調整，自然全是空的了。總之，如果一味注重國交問題而忽略了對德意的信義，則臣下願先請解職。」

在同月十日近衛進見日皇時，日皇曾告近衛說：「據松岡外相表示，美國如果參戰，日本就不得不進攻新加坡，同時長期戰爭的結果，德國與蘇聯說不定有衝突

的危險，此時日本亦不得不拋棄蘇日中立條約而進攻西伯利亞的伊爾珂克。」近衛即答說：「這僅是松岡預料最惡場合的說法吧了，縱使松岡有此意見，但亦得軍部的參加和諮詢閣議，故陛下可以放心。政府方面當儘可能求圓滿進行。祇在不可能時始用非常手段。」日皇即令遵此方針進行。

## 五 德國果然干涉

五月三日所決定的日本修正案，所以一延再延，祇是爲的等待德國方面的答覆。但因五月十四日美國總統有預定的演講，爲適應這一必要起見，遂於十二日正午訓令野村根據日本修正案開始交涉。野村於十一二兩日繼續訪問赫爾將日本的修正案提出並加說明。赫爾國務卿對於日本要求削除不用武力南進一項，頗表疑惑，並對中日戰事一項特別關心。

不久，德國的答覆來了。「美國所以要求與日本妥協，即因含有對德戰爭的用意，故貴國在作最後答覆之前，希先徵求意見。」五月十九日駐日本德大使即提抗

議說：「德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不待德國答覆即向美國作答，深感抱憾。日本政府對於右述之重要問題而不先獲德國諒解，逕接受美國之請求，實有違兩國條約關係。」同時大島大使亦拍電表示堅決反對。

六月二十二日朝，全世界的通訊機關傳出了德蘇開戰的驚人消息。日德意間雖訂有防共協定，而德蘇之間亦訂有互不侵犯條約，可是希特勒的對蘇聯進攻，事前却一言也未通知日本。雖然大島大使是否事先知道不得而知，可是希特勒的「對日信義」，證明了不過是一種機會主義。照理說，當時日本自亦無對德保持信義的義務，更不當爲此而阻礙美日談判。然而松岡在接得蘇德開戰報告後，不經與閣僚商議，逕直進宮報告謂：

「在德蘇既已開戰的今日，日本必須幫助德國討伐蘇聯。因此對於南方應暫行緩進，日本與美國雖應避免戰爭，惟若美國參戰之時，日本亦不得不作戰，結果日本將不得不與英美蘇同時作戰。」

松岡這種北進論的主張，使日本的全部注意力轉到了德蘇戰事方面，致使六月

二十一日美國對松岡修正案提出的再修正案，並未即行審議。近衛這時看到松岡的北進論，有使關東軍亦有採取對蘇作戰之意，他即提出他的主張謂：

一、壓制軍部或完全拒絕軍部的要求，適足招致與軍部的正面衝突，結果於解決問題無益。

二、對進駐越南的談判，則反是促使進行中的美日交涉可獲妥協，而得充分防止戰爭的危險。

他根這種自信，即圖以承認侵駐越南而以抑止北進論，但他沒有料到此舉反促成了美國方面的實施資金凍結令，而形成了美日戰爭的導火線。

## 六 侵略越南的經過

至七月十六日，近衛以「處此激變世界無以善策」為辭，宣佈了內閣總辭職，在最後一次開議席上，松岡並沒有出席。及至第三次近衛繼續組閣。（同月十八日），松岡的位置即為海軍大將豐田貞次、郎所取代。

八月一日，越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飯田祥二郎在西貢登陸，立即佔據當地商會爲司令部。當時維希政府主席兼外長的達朗，在接到加藤駐維希大使的越南進駐要求時，已經是處身無可奈何的境地了。因爲七月十二日加藤所收到的電報，已經不是「交涉」，而是「最後通牒」了。日本已不待法方的允諾與否，而是要求其絕對承認，即使維希不答允，日本亦將在七月三十一日登陸。當時新加坡的戴高樂派支部雖攻擊維希的對日屈服是不可寬恕的罪惡，而維希却祇得以「二惡之間取其最善」爲自嘲。同時河內方面的澄田少將亦與當地特克總督辦妥當地交涉。在七月二十九日武藤與達朗間成立了所謂「兩國共同防衛越南協定」。而於八月四日，納粹德國亦發表聲明承認日本在越南的行動。

## 七 流產了的第二次「尼慕黑會談」

繼任松岡爲外相的豐田，根據御前會議的決定實行了南進，但當時美國僅下令凍結日本資金而仍避免立即開戰，但是日本軍閥以經濟挑戰甚於武力挑戰爲詞，在

日本國內加緊煽動反美的情緒。

惟近衛·豐田的外交，猶圖打開美日國交調整，因此於八月廿六日近衛向美國提出了「爲打開美日難關，希望能在太平洋上與羅斯福大總統會晤」的建議。羅斯福與赫爾對於此項建議原則上均表贊同。但認爲構成會談前提的三國條約問題，在華日軍問題，國際通商無差別問題，美日間應先定成充分諒解。

關於此點，赫爾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美國會中珍珠港事件調查委員會席上，曾報告當時的真相說：

「日本曾提議羅斯福總統與近衛首相相會談，但因日本方面未能提供此項會談可能有實在成就的保證，故加放棄，在數個月的交涉期中，日本始終未有拋棄侵略方針的表示，余深知與近衛的會談，不是以第二慕尼黑會談相終，即一無具體結果，余反對第一次慕尼黑會議，故亦反對此第二次慕尼黑會談。」

## 八 黑色的十六日

十六日對於近衛是黑色的忌日。自七月十六日第二次內閣倒閣後，至恰好三個月後的十月十六日，近衛又以「關於最近國策不能獲得一致意見」爲辭，又宣佈了總辭職。戰敗之後在預定自投巢鴨監獄之日而服毒自殺的那天，也是一個十六日（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美日外交戰不絕如縷中，第三次近衛內閣又告崩潰。崩潰的原因何在，東條又如何上台，如得明瞭此點，即能知道日本作戰的內幕，並且也能知道日本怎樣爲自己開掘了失敗的坟墓。

原來在是日的御前會議中通過了蘊蓄着開戰決意的所謂「帝國國策實行要綱」。其內容爲「如循外交方針至十月上旬而猶不能貫徹吾方要求，則決意對美開戰」。在近衛自殺後發表的「美日交涉經過覺書」中，亦曾述及謂：

「當時會議前後的意見，雖以澈底循外交途徑解決對美英問題，並處理中日事

變，但在外交全然沒有希望之時，則祇有出之戰爭。」而此外交希望的有無，正就是走戰爭路線的東條和走妥協路線的近衛之間的分歧點。

在那次會議席上，日皇曾詢問杉山總參謀長說：「如果和美國作戰，陸軍方面認為需要多少日子？」杉山即答以「約三個月」。日皇乃又作色問說：「在中日事變當初，不是說一個月即可解決的嗎？而今却已是四年了」。杉山辯說：「因中國地域太廣……」。日皇却說：「然而太平洋比中國更要廣大啊」。杉山與武藤軍務局長在退出途中，曾說：「今天被陛下痛罵了一頓了。」

## 九 東條上台

在十一月十五日日本靖國神社舉行大祭之時，時局已經到了政變的前夜。在此前一日的十四日午後五時半，企劃院總裁鈴木至首相官邸，接着情報局總裁伊藤和富田書記長也來了。七時過後，鈴木又出現在荻窪的近衛私邸，有所要談。翌日十五日樞密院即召開會議。近衛在大臣府內會見了木戶，旋又在首相官邸中近衛與鈴

木作了一小時的會談，接着二人卽至宮內訪晤木戶。至十六日朝近衛卽在宮邸內個別接見閣僚，備妥了辭狀，而於下午五時進宮提呈辭表，結束了七月十六日誕生以來僅九十一日的內閣。十七日午后一時木戶，原，清浦，若槻，廣田，岡田，林，阿部，米內等一輩重臣元老，均紛紛集中到宮內的西溜間來。

已經九十二歲的清浦，本長久不在政治舞台上露臉了，這次却爲了時局的緊迫，由鍊子夫人和大森醫生等七人侍從，特地從熱海趕上東京來的，清浦和若槻都贊成推荐宇垣爲後繼首相，但林銳郎却推荐東條。其他人物表示不卽不離的態度。然因木戶也贊成推荐東條，大勢遂決定了東條，於是組閣命令就降在東條身上了。原來在此以前，東條早已委託軍務局長武藤章，及阿部和林諸人向木戶疏通，表示除非由東條執政，誰就駕馭不了軍部。在日本投降之後，木戶對此事件曾自白說：「第三次近衛內閣掛冠，是日本到了國運的最後關頭，當時我因阿部大將的說項，遂奏荐了東條爲後繼內閣。」

## 十 最後一次的近衛閣議

但近衛爲何辭職了呢？換句話說，當時政變的原因究竟何在？原來在此以前的十月二日，美國會對日提出過「赫爾四原則」，此即根據九月六日近衛建議美日首腦會談（夏威夷會談），以及同月二十五日日本以美國方面原來提案爲基礎而插入日本修改主張的對美修正案爲根據所提出的答案。赫爾四原則的內容是：

- 一、尊重一切國家之領土完整及主權
- 二、不干涉他國的內政
- 三、通商關係無差別待遇
- 四、捨和平手段以外不得變更太平洋現狀。

同時又要求日本對於適用此原則之意見，以及三國條約問題，通商無差別待遇，撤退在華日軍問題等，提示見解。十月二日，爲討論此項覺書起見，乃在荻窪的近衛私邸召集豐田，貞，東條，及川，鈴木，武藤，岡等諸人舉行最高閣議。

東條即席表示他的意見說：「美國並無成立交涉的意思。外交前途，因此是毫無希望可言。」惟近衛則謂：「有無成立希望，尚不可斷定，故應該繼續交涉並多少緩和交涉的條件。」豐田也支持近衛的主張，認為「交涉尚有餘地。」海軍方面的岡和及川二人，最初默無一言，及至近衛催問時，始謂「海軍方面對於此事一任首相決定。」關於此事，在後來發表的「近衛手記」中曾說：

「陸軍方面認為十月上旬的對美交涉，已不能貫徹我人要求，故已斷定在十月中旬或下旬的御前會議中，將必然確定決意開戰。然政府方面則認為現在的交涉情形，不僅未能說已是無望，且根據和美國往來的各種事件以及其他情報，看出在美國方面可能獲得交涉妥協的希望。如能假以時日，則以今日所見的條件而言，未必能言成立無望，而若陸軍方面能更予緩和條件（主要是撤兵問題），則即在今日尚信其必有成立之望」。

可是東條這方面的主張却針鋒相對，他表示「自中國大陸撤兵，就維持士氣而言，決難同意，而且一度向美國屈服，美國必將更出之驕傲態度。目前實已無交涉

餘地。因此祇有根據統帥部的要求，而開戰決意與時期，以御前會議所決定的十月上旬最爲理想，否則十月中旬，苟萬不得意亦務必希望於十月底決定，否則在進行戰爭上將招致重大不利。」因此近衛遂不得不掛冠以去了。

## 一一 東條的主戰歪論

然而軍閥東條的主戰論又何所根據呢？

「在英美實施凍結令之後，軍需物資的輸入殆已不可能，如儘此狀態，日本將日陷貧窮而抬不起頭來，那時如果美國再出之威脅，日本勢將莫能與抗。反之，今日雖有多少危險，但日本國民而苟能團結一致，打破難關，則彼此縱有缺點，亦不足爲慮。故今日必須決斷。且將中日事件而委請美國解決，中國將愈增輕視日本之心，二三年後，仍將有第二次紛爭。」這就是他的主戰歪論。然而就美日的生產力比較，任何人當知日本決無勝利之望。照理東條是一個內行軍人，又何以會漠視此顯然明白的理由，而貿然投諸日本於戰爭呢？

第一、自然是迷信於以前「精強無比」的陸軍和「無敵海軍」的錯覺。但軍部也不是全然盲目的。如山本五十六等海軍派人，就是反對對美開戰論者，就是畑俊六，梅津，藤江惠輔等人，最初也是反對論者。山本曾告訴過近衛說：「要是幹起來的話，一年半載也許還有希望，但到了二年三年就將一無把握了。」

陸海軍中人雖有鑒於生產力的懸殊而表示反對者，但東條之所以一意孤行對英美作戰者，實因受希特勒閃電作戰最初成功所迷，中了納粹外交網的圈套。在開戰當初，東條曾有這樣的幻想：「一九四二年末希特勒一定能擊破蘇聯，而使英國屈服，那時美國就將喪失戰意。所以日本如能硬撐一年，自然能獲勝利的。」

據開戰後田中隆吉兵務局長的調查如下：

「作戰資財僅能維持一年，食糧全依賴南方，而船舶量問題猶未考慮在內，鐵礦最大產額年量為四百卅萬噸。然而企劃院爲了硬欲應付海軍方面的要求，在紙上添了五十萬噸，算是四百八十萬噸。銅靠菲律賓，石油靠荷印。惟獨佔有橡膠，錫，奎寧，可致英美死命。」猶抱着如此的誤信。

可是德國却大反東條的期望。自史太林格勒一戰以來完全崩潰，遭受了慘敗的命運，而日本亦同樣遭了慘敗。東條之罪大惡極，實百死莫贖，但日本國民任此遜物一手撐握軍政大權，毫不加以反抗，要亦罪無可竊。

## 一二 來栖東飛

赫爾國務卿於十一月五日會見記者團席上發表說：「國務院今天接得日本通告，謂來栖大使將來華盛頓協助野村大使。不過國務院除了對於來栖大使飛渡太平洋予以便利外，並無其他關係。來栖此來是否攜有新提案，亦不得而知。因此關於美日交涉，國務院方面並沒有甚麼新發展好報告。」

來栖在任駐德大使時代，曾代表日本和德國的李本特洛甫及意大利的齊亞諾外相簽訂過日德意三國同盟，不過實際上他不過是大島武官的傀儡罷了，來栖的太太愛利絲夫人，是一個美國女人，是來栖過去任紐約總領事時代時所結識上的領館中的一個女打字員。

他的肥胖的樣子，如果在胸前束一塊禦身，就活像是一個店倌人。因此在尖銳化的空氣中由他來參加一脚，可以引起寬鬆的情緒。他確是一個適於在美日緊張關係中充調人的人物。

他於五日由羽田起飛，在高雄一宿之後，六日至澳門。同日本欲自香港起飛的飛剪號飛機，特地爲等候他而延長了廿四小時。他於七日由香港出發，經馬尼刺，關島，中途島，夏威夷，舊金山而於十五日午後二時到達華盛頓。他在華盛頓飛機場上向記者們說：

「我認識此次所負使命確是十分困難。但在美國人民尙抱有他們往日對日本的理解觀念時，我仍當爲達成使命而盡其努力。我此來美國，並非是爲的送新訓令給野村，而祇是幫助他進行美日交涉吧了。」

在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十時半，（美國時間），來栖卽和野村同往見赫爾作禮儀訪問，之後，立卽與赫爾晉見羅斯福總統，舉行全世界注目的第一次美日正式會談。至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向赫爾國務卿提出覺書爲止，在一共二十日的時期

內，前後連非正式會談在內共舉行了十四次會談。會談的結果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美日戰爭。但值得疑問的是，當時來栖的飛赴美國，是否是東條的緩兵之機，好讓他從容佈置，如果如此，則來栖是否已事先知道？

在上面已經說過，東條內閣的出現，是即已預料到交涉不能成功的，故而早已下了作戰的決意。故而東條內閣之派遣來栖，毫無疑問是掩護作戰使對方不防備的一種手段。所以當時的「和平使者」云云，不過是「陰謀的使者」而已。然而這僅是從東條方面的看法，至於來栖本人，則確是想做「和平使者」的。美聯社記者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曾發表當時的真相說：

「據負責調查戰犯的某將校告人，來栖確未預知東條的戰爭計劃，他是確為交涉和平而飛往華盛頓的，不過祇是做了一名傀儡吧了。

「野村也說明過他也未曾預知進攻珍珠灣的計劃，此種欺騙本國外交人員的行為，對於檢討東條蓄意戰爭的調查上，是一個重要的證據。」又赫爾長官於同月二十七日在調查委員會席上亦說：

「野村與來栖二人，雖確然知道日本有侵略太平洋的企圖，不過並不知道此種攻擊將於何時何地實行。」

### 一三 誰是燃點戰火的人

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七日珍珠灣事件調查委員會席上，赫爾國務卿曾憤慨說：

「有人指責余當時的外交政策，迫使了東條一派走上戰爭之路，余對此實感憾然。余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廿六日親交日本方面的通諜，日本竟無恥地解作了爲最後通諜。陸軍珍珠灣事件調查委員會，亦認爲此通諜乃是戰爭的導火線，而事實則日本是於十一月間決定了戰爭，故而拒絕了爲愛好和平國民所應接受的美國通諜。格魯君亦否認余之通諜爲直接開戰的導因，格魯亦發表證言謂：

「余在陸軍委員會中雖謂赫爾氏之通諜在交付當時即成爲開戰的導火線，但余並不認爲構成自十條的美國通諜，是日本軍事行動的直接原因。」

赫爾更說：「十一月二十日野村與來栖曾向余提出提案，但余從其他政府高官及陸海軍部所提出的旁證電報中，知道這就是日本的最後通牒」。現在我們且看日本的「二十日案」及美國的「二十六日案」。先看「二十日案」。

一、兩國政府在越南以外之東南亞洲及南太平洋地域，相約不得以武力進出。

二、兩國政府相互保證協力獲得在東印度之必要物資。

三、兩國政府將通商關係恢復資金凍結前狀態。美國政府保證對日本之石油供給。

四、美國政府對於中日和平之努力，不得作妨礙行動。

五、日本政府在中日和平成立時，或太平洋確立公正之和平時，應將其現駐越南之派遣軍撤退，又在本諒解案成立之時，日本準備將其現駐越南南部之日軍移駐北部越南。

對於這一日本提案，赫爾曾加駁斥謂：

「本提案雖包含有日本將其軍隊自越南南部移駐北部的規定項目，但並沒有限

倘其遣送至越南的軍隊數量；再者，此等軍隊是否駐至中日恢復和平乃至太平洋確立和平之日爲止，抑在其後仍得繼續駐在，條項中亦沒有提及。條項中雖述及日本軍隊除越南之外不伸展其勢力至東南亞洲及太平洋，但自越南以北的亞洲地方，即中國，蘇聯等領土，仍不能防止日本繼續侵略活動乃至採取新行動。總之，此項新提案絕未含有日本拋棄侵略保障恢復和平的條項。問題是在於是否我們對日本的侵略宣言行動加以讓步，將我們對全世界信守的原則在太平洋上讓步。這到底是不能考慮接受的。加以接受的話，就是承認征服與侵略，就是等於美國對希特勒的合作者日本訂結同盟。這也就是我們在威脅之下無恥地降服。」

自二十日到二十二日的一週間，可說是美日交涉的最高潮時期。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赫爾國務卿邀請英國大使哈里法克斯，澳洲公使凱希，荷印公使倫時及中國大使胡適等聽取他們對於日本新提案的意見；下午八時起復在吳特門派克旅館的國務卿私邸中與來栖，野村舉行非正式會談，要求再讓步。至二十四日，赫爾與中英澳荷各大公使舉行會議達二小時，翌日二十五日羅總統召集赫爾，陸長史

汀生，海長諾克斯，參謀總長馬歇爾，作戰部長史帶克諸人舉行軍事參議會，其後更個別邀請四國代表會談。

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宋子文及胡適二氏於午后二時會見羅總統，接着赫爾國務卿又與總統長談，繼續與漢彌爾登遠東部長，巴命旦次長，霍貝克國務院顧問等協議，於午後五時向野村，來栖表示謂：

「對二十日案慎重研究，並與有關各國協議結果，雖感遺憾，認為難於同意，」而即提示所謂「二十六日案，」即美日兩國應採取的措置為：

一、兩國政府應設法與中英荷蘇暹邏各國訂結多邊不侵犯條約。

二、兩國政府對於在中英美日荷暹邏之間對越南領土主權受威脅時應取之必要措置，應即行協議訂結協定。右協定之訂結國在貿易與經濟關係上應排除特惠待遇而努力確保平等原則。

三、日本政府應即撤退其在中國及越南之駐軍（陸海空及警察）。

四、二國政府除重慶政府之外，不得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支持任何政權。

五、兩國政府放棄在中國之海外法權（包含租界及根據義和團議定書所來之權利）。

六、兩國政府根據互惠的最惠國待遇及減低通商壁壘主義而商議訂結通商條約（生絲置於自由品項目中）。

七、兩國政府互相廢止資產凍結令。

八、對美金日圓匯兌安定協定，兩國各自供給一半資金。

九、兩國政府與第三國不論訂結何種協定，不得有違本協定之根本目的，即確保太平洋全域之和平。

十、以上諸原則，得應他國採納之。

當時赫爾國務卿曾說「此項提案，不過是將過去六個月美日會議中的美國主張加以概括而已。而十條之中有五條是對於日本有利的。」至十二月二日上午十點二十分的會議席上，副國務卿威爾斯奉總統之命曾向日本兩大使提出下列質問：

「根據情報，最近日軍有向越南增強模樣，日本的真意究竟如何？」爲答覆此

項質問，兩大使於五日上午十一時又訪晤赫爾，表示說：

「因在中越交界附近中國軍隊頻有活動，日方爲防備起見，故在越北增強一部份兵力，因此越南亦有移動軍隊現象。」

#### 一四 最後一幕

日本郵船龍田丸於十二月二日駛離橫濱前往美國撤僑。該船本預定經洛杉磯而至巴拿馬，但據十二月五日日外務省與遞信省發表，該船決定寄泊墨西哥灣，而定航程如下：十二月十四日抵洛杉磯，十三日駛離，十九日至墨西哥的蒙撒尼亞，二十一日駛離，二十三日至巴爾拜，二十八日駛離。所以有這樣決定，是因爲預先計劃好即使中途發生戰爭，龍田丸仍得駛還日本。該船的航海日程，實已含有日本的陰謀，該船伊藤船長於出船前曾受海軍部召喚授于以上的祕密機宜。但後來龍田丸東進在北太平洋兜了一個大圈子，由東經百八十度線南下，於八日晨退歸銚子沖。（按八日卽爲日本向美襲擊開始之日）

惟羅斯福總統因極力欲避免太平洋上的悲劇，特於十二月六日（日本時間七日）向日皇裕仁致電宣稱「貴國政府於一年前根據與維希政權所訂之協定，曾獲許可派駐日軍五六千人入安南以保護對中國作戰中之日軍。本年春夏，維希政權在所謂共同防衛越南協定之下，容許日軍進駐南部安南。但信此舉並無對越南攻擊之任何企圖。然在過去數周間，大批日軍又進駐安南南部，致使他國不得不懷疑日本含有攻擊他國之用意。此次日軍對越南之集中規模甚大，其範圍及於安南之東南及西南部，故非列賓，東印度，馬來以至暹邏各國人民，莫不疑慮日軍將作一方面或多方面之進攻。若日本陸海軍能從安南撤退，美國決無侵入安南之意，且在東印度，馬來，暹邏各政府，亦能獲得同樣保證。即對中國政府我人亦可使之作同樣保證。故余特致電閣下，希望閣下亦懷有同樣之考慮。」

在東京的格魯大使，雖於七日晚自舊金山的廣播中獲知此項電信，但須得待正式的公電到來。至當夜十點三十分日本郵局始將此項電報送達到格魯大使處。但郵戳上却是中午，其間相差竟達十小時半。

格魯因爲知道東條內閣好作虛僞宣傳，深恐此項電文被隱瞞於日本人民眼中，或被宣傳作是美國的最後通牒，故雖時已深夜，他仍立即親訪東鄉外相於官邸，要求立即設法使其能將電文親遞日皇。東鄉最初加以拒絕，後來答允了，格魯遂將親筆書留下，於八日午前零時三十分離開外相官邸。這時離開日本偷襲珍珠港恰好爲三小時前。

翌日八日上午七時，電話鈴聲激響，格魯一聽是東鄉的聲音：「請即前來官邸。今晨五時以來即通電話，但未能接通。」格魯到了東鄉官邸後，東鄉即以冷淡而公式的語氣說：

「我於上午三時曾進宮參見，交呈貴國大總統的親電。日本政府雖感遺憾，但鑑於美國政府的態度，不得不認爲再繼續會談毫無意義，」說畢並交出覺書。格魯遂詢的「曾否奏聞余親自進見日皇？」東鄉答謂：「余並無阻隔閣下與陛下之意」。復謂「余對閣下之爲和平努力，表示感謝。」這樣簡單的客套之後，即循例送格魯至門口，在此會談中東鄉對於當時振憾世界的美日開戰一事，竟隻言未提。格魯

大使當時除了知道美日談判已告決裂外，猶不知其他。直到一小時後接得新聞時，格魯大使猶不信此消息爲可靠。但不旋踵中間宣戰通牒送來，日本的警察已來封閉大使館的大門了。

### 一五 莫忘珍珠港

美國東部標準時間七日午後二時〇七分，日本時間上午六時，而華盛頓時而七日午後二時七分，適爲日本時間八日午前四時七分。當日本發出「帝國陸海軍於八日天明在西南太平洋與美英兩國入於戰鬥狀態」時，日本國民猶在寒夜中深睡未醒，而野村和來栖也恰好向赫爾國務卿遞交過斷絕國交的最後通牒。當赫爾回答「余對本日本通牒甚爲不滿」時，珍珠港已在受日本海軍的猛襲了。

第一次空襲是在日本時間午前三時二十五分，華盛頓時間七日午後一點二十五分。因此赫爾之接到日本最後通牒，已在開始攻擊珍珠港後四十二分鐘，因此完全是偷襲性質，羅斯福總統對此會憤慨說：

「日本的行爲完全是騙子，余及余背後之美國國民當終身不忘此事實，故誓必決戰到底。」

## 第二章 南進陰謀的暴露

### 一 偽裝進攻昆明

熱帶氣候的台灣，因十月的風勢也多少有些涼意了。台灣的美術界爲煽動戰爭情緒起見，正在台北的市公會堂中舉行美術展覽會。是時爲一九四一年秋，當時的台灣軍司令官是本間雅清中將，參謀長是和知應二少將，高級參謀是田中清大佐，此外不過參謀三人。但旋即增加了三名。在增加的三名參謀中，一個是航空專家古川，一個是在關東軍中曾充過東條副官的橫田少佐。古川一到任，立即着手建設台南飛機場，而引起了記者們的注意。到了十一月，台灣的作戰準備是再也瞞不過人了。十生的米的加農炮，十五生的米的加農炮，每天轆轤地自北至南的打從台北市經過。

「這裏是甚麼地方，是台灣嗎？」一路走着的士兵們互相問說。他們是滿洲來

的軍隊。新聞記者們不知是進攻昆明抑是進攻南方，都跑去想見軍司令官打聽消息。

記者 到那一方面作戰？

司令 何以見得是去作戰？何所根據？

記者 根據河內方面來的消息，聽說不知那一方面將有新戰事。

司令 恐怕是謠言吧。

記者 由安南進攻昆明嗎？

司令 沒有不攻之理。

記者 可是那邊山多得很呢，不容易過去吧。

於是大家認為是昆明作戰開始了。實際上當時在河內的各日本報館分館，以奉命進備記者，攝影和無線電了。其時日本軍用船縱不定靠基隆，但高雄是必來的。日艦船行雖遲緩，但自高雄到海防不到一週。向南方進出的船隻，頓時使高雄充滿了戰時色彩。同時在離高雄東約二哩的屏東飛機場，也在積極擴展。自台北經廣東，河內而到盤谷的日暹航空線，滿是搭趁的軍人。同時東條故意令人廣播日軍

自河內廣東方面同時向昆明進攻的消息，一面即以進攻昆明爲掩護，源源向安南輸送軍隊。

## 二 開戰前夜的安南與暹羅

日本自派遣西原少將至安南任當地日軍監督團長之後，就一連串威迫維希政權成立了「日法軍事協定」，「法越日共同防共協定」，使日軍得源源進駐越南和越北，雖然在當時的安南，法國軍民不過五萬人，「不邀而至」的日軍却有十萬人。使整個安南頓呈香火趕出和尚之象。日俄戰爭當時俄國洛其愛斯斯基海軍大將率領四十五艘兵艦所曾駐泊過的天然軍港東浦塞灣，這時也充塞了日本軍艦和運輸船。使安南立刻感到苦重的壓迫。

十一月的南海半島經過一陣涼風，算是當地一年中當地最冷的天氣了。尤其是北部高地的河內，本來穿短袴的姑娘們，這時也一齊穿上長袴。河內書舖子中雲南省地圖，因每日有許多人購買，不久竟在河內市街上絕跡。安南方面的情報員目睹

此種地圖的暢銷，早已向上面報告日軍進攻昆明時期已近，一般市民間亦紛紛作此傳說。事實上侵駐越北的日軍，也確在準備昆明作戰，日本各報分館亦集中其記者於河內。到昆明去的路雖然不遠，但有近三百個隧道與鐵橋，加以以昆明西南總司令部為中心，中國方面配置有中央軍十二個師，滇軍九個師七個旅，桂軍六個師二個旅，此外復有最近調駐昆明的機械化部隊第五軍，擁有總兵力二十七個師九個旅的大軍，故一般預料作戰困難重重。

但在安南南部的西貢，却全不見昆明作戰的說法。於七月間由飯田祥二郎中將率領的侵佔越南南部的日軍，於到達後第一件工作就是開始建設飛機場。後來在馬來亞擊沉英艦威爾斯親王號及驅逐號的日機，即是從當時所建的布拿彭飛機場出發的。迄十一月，從西貢到布拿彭已建築的幾十個基地。兵器，彈藥，汽油，糧秣，亦堆積如山，據傳足夠給養南方派遣軍半年的消耗。最引起新聞記者注意的，是當時開到了一師團的鐵道部隊。這使敏感的新聞記者們想起了自孟買經盤谷到新加坡的理想國際鐵路。當時在海南島已建立有基地的日海軍，和在安南已建立有基地的

日陸軍，究竟含有何種企圖，一時使人猜測紛紜。是進攻香港嗎，新加坡嗎，還是馬尼拉？日本究竟藏有多少秘密兵力，也成了當地人士的懸揣中心。山下奉文和寺內壽一也在西貢出現了。飛機數量亦大見增加。高空偵察自暹羅，馬來而一直到緬甸，婆羅洲的附近。

### 三 日本第五縱隊在暹羅

在五月初，盤谷的市民忽見有飛機成羣出現在南國的晴空中，這種大編隊飛行在盤谷是少見的事。不久這些飛機都在盤谷郊外的頓孟飛機場降落了，原來都是日本的重轟炸機，有人謠傳暹羅國防部以五十萬圓一架的代價，向日本買了十架重轟炸機。他們不知道這些飛機中藏有強力的無線電機械，不久就要派用場的。

不久這些飛機就編入了暹羅空軍，在六月廿四日立憲革命紀念日暹羅國防軍舉行的閱兵典禮中，就有這些飛機參加在內，使當時的首相畢達高興異常。

日軍的祕密活動，也就從這時自西貢到盤谷開始激烈活動。在盤谷的日本陸海

軍武官府大大增強了人事，昭和通商和台灣拓殖等社的社員，都以間諜身份潛入活動。暹羅國內的道路，河川，橋樑，將來的空軍基地等，均預先進行調查工作，如測量，調查航空氣象，繪製兵略地圖等，着着進行。因日本的侵略勢力伸展到暹羅，其在安南的據點，自是益見強化了，這當然更加引起全世界對日軍在越南行動的注意，同時呼號着嚴守中立的暹羅，介於英日兩強之間，亦已被迫至取捨捨從的最後關頭。在安南當局，雖不歡迎日軍進駐，却一向採取一面對日妥協，一面則仍冀保持對英美妥協的態度，可是到了那個時候，這種兩面人的外交是再不能維持了，因此特克總督創設了一個直屬於安南總督府的外交部，使安南的外交獨立於法國外交之外，冀與日本相周旋。

一進十二月，西貢方面的日軍司令部突見緊張起來了。新作戰的準備已進至最後階段，這時大家方才明白過來所謂昆明作戰，不過是一種欺騙的宣傳吧了。其欺騙方法的巧妙，不僅使記者們大上其當，就是當地的日軍部隊長，亦給瞞住了。至十二月三日，由德國PK（宣傳中隊）所編成的報導團，即包括新聞記者，攝影記

者，無線電技術人員等一行共十二三人，奉命由西貢下船，向東浦灣駛去。但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整整三日都在南部安南的海面航行。他方面在盤谷的先頭部隊，亦配合着西貢方面的行動，一日日的活躍起來。這時東京方面發來了「極秘」訓令，內開「××八日。關於是日有關係事項，預定七日發令。」

在盤谷日陸軍武官三樓的秘密無線電室中，由無線電班主任德永中佐指揮之下，於十二月一日開始試驗二十四小時制的通信可能，工作人員均奉命不准外出。在一間狹窄異常的房間內，像蜘蛛網般的佈滿了電線，但外面却絕不露出一點痕跡。當時唯一重要的任務是和西貢方面連絡，一切都用英語而不用日語，諸凡波長的約定，暗號，呼號的佈置，均用附近電台的符號，警戒十分嚴重。同時東京陸軍參謀部派來應援的技術人員，這時亦已潛入暹羅南部的新哥拉及北部的盤谷外港巴可明侍機發動。

日本的第五縱隊這時拚命籠絡畢逢首相。當時已經勾結日本的暹羅通商局長瓦尼德，殆乎每天要在日本方面和畢逢官邸中往返幾次，在海軍巨頭的命香中將私邸

中，一到深夜，即在會客室中放下厚重的窗簾，與日本海軍武官府的人進行密談。不用說得，日本第五縱隊積極活動的目的，是在想不流一滴血而能侵入暹羅，即企圖能節省佔領暹羅所需要的二師團兵力，因為如果日軍武裝侵入暹羅，英軍必自北部的梅沙和南部的新哥拉大舉進攻，故這兩師團的兵力非常重要。當時的畢達首相雖在日本壓力之下，猶一再倡言暹羅嚴守中立，並謂「誰先侵入暹羅的就是暹羅的敵人，次來的才是我們友邦。」可是羊與狼嬉，暹羅終於莫能做到真正的中立。

#### 四 開戰前夜

十二月七日，暹羅建國六百年來的最大國難果然到來了。是日黃昏，日本武官室中從祕藏的倉庫中搬出了簇新的機關鎗和手鎗，同時下令全員集合。雖因連日的活動已感疲勞，村田武官這時以興奮的調子向部下作簡短訓話說：

「我們皇軍明天拂曉即將進攻暹羅。此次進駐是用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這時

猶未可知。但我們不得預作最惡場合的準備。如果和平進駐不可能，我們全體就憑這些機關鎗和手鎗來完成我們日本軍人的使命。」

於是立即各就部署配置完畢。他們的最大任務，是一面將暹羅的動向急報南方總軍，一面則從陸海雙方引導日軍侵入。

在這同時，日本駐暹羅的坪上大使，亦正欲逼迫畢逢承認日軍通過邊境。可是這時盤谷却不見了畢逢的蹤跡。其實畢逢的失蹤是有理由的，因為在此幾天以前，暹羅和安南爲了劃界問題，決定組織委員會前往邊境踏勘，可是駐在當地的日軍部隊長，却認爲暹羅方面的調查委員有間諜嫌疑，在途中硬將一輩人從汽車中拖下來，並奪去了他們藏有外交文書的皮包。畢逢首相接得此項報告後大爲震怒，一面向坪上大使提出嚴重抗議，一面自己到東部國境的希沙霍地方去了。然而日本這一天却絕對等待不得，因此坪上遂向外交部長納。但立克說明日本的意向，可是這位外交部長一向迷於中立外交，對此緊急要求，一時竟喫驚得目瞪口呆。

因爲聽說滿載日軍的運輸船團將於八日一時至二時間到達盤谷的巴可明港，並

其他海面，暹邏外交部長的喫驚是可想而知的。外交部長立即與副首相安東等首腦部緊急會議的結果，向日方答覆在盤谷的日僑，由暹政府負責保護，但關於軍隊過境，因首相不在，不能置答，非待至首相回到盤谷不可。因此立即拍電通知在離盤谷四百哩外新沙霍的畢達。

另一方面，日僑中懂得暹邏語的青年都被徵募做翻譯，婦孺則於七日夜七時一個不剩的集中在日本俱樂部，然後分乘卡車送至停泊在梅那姆河中的巴達維亞號船上。日僑中已聞知日軍將於八日侵攻暹邏的人們，一夜担心着暴風雨的到來而未會安眠。但事先知道這八日事件的，在新聞記者中亦不過二三人，外國記者們則根本無由知道。

## 五 城下之盟

翌日是星期日，盤谷的市街又在晴朗的天氣下醒來了，汽車，機器腳踏車，卡車等所有的交通工具一齊開始活動。暹邏和日本雙方，似乎爲防備不意的事故起見

都有所準備。時間雖已過了五小時，但掌握和戰關鍵的畢達首相仍未歸來。昨晚已經侵入暹羅灣的日本運輸船團，已在預定的地點分別登陸了，有些地方與暹羅軍開火。特別是在暹南的新哥拉方面的暹羅軍，抵抗突如其來的日軍最爲猛烈。短時間內雙方已有幾百名死傷。但在巴可叻上陸的日軍，因距離盤谷較近，故僅和二百名的警察相峙，等待盤谷方面的指令。直到七點鐘畢達首相始乘汽車趕到官邸。

坪上大使早已等得心焦，這時也立即趕到首相官邸。畢達即率同親日派的通商部長瓦尼德等會見坪上等四人。即由淺田總領事申述理由，提出要求訂結攻守同盟和許可日軍過境二個提案，並謂日軍現已自陸海雙方絡續開始侵入暹羅，迫令當場答覆。但畢達在新沙霍接得電報時似已察知日本的肚腹，故態度十分冷靜。他靜靜聽畢日方的要求後，僅簡單說了一聲「好吧」。坪上聞得此言，即上前用雙手握住畢達的右手，連聲道謝，僅過了十五分之後，坪上大使又與瓦溫親王間正式簽訂了日本的要求，至十時半已全部手續完成。

得知此消息後，日本陸軍武官室的祕密電台立即向在西貢的南方總軍一連發出

「山，山，山」的暗號，原來雙方事前已經約好暗號，在交涉不成功場合，暗號爲「河」，成功的場合則爲「山」。日本當時的陰謀，不僅出於畢逢不意，就是在暹羅已經四十年的英國公使克洛斯比，亦做夢也想不到有這種事件會在八日發生的，再有像李斯那樣機敏的合衆社記者，也到那時方始像喝醉般醒過來，知道了日本已開始佔領暹羅，迅速駕車逃至暹羅境外。

## 六 新加坡方面的危機

自一九四一年春英國外相艾登登高疾呼「遠東危機」以來，在軍政經濟各方面形成英國遠東根據地的新加坡，自然變成敏感的中心樞。新加坡的外僑撤退，亦即始於此時。至是年七月日軍侵入西貢後，新加坡方面對於日本的觀點也就決定了。一般均認爲日軍既在西貢登陸，南侵是必然的了。當前年秋日軍在越南北部登陸時，大家尙以爲是進攻昆明，離新加坡尙遠，還不致於担心，但在越南南部上陸之舉，立即形成了對新加坡和馬來的威脅。嗣後新加坡和馬來即加緊防務。在日軍在

越南南部上陸後不久，英國亦即集中大軍於馬來北部的暹羅馬來交界處。

在香港的英國系香港上海銀行，已將其重要文件移到新加坡，並傳本行亦將遷來。一九四一年五月起，從美國到新加坡的飛剪號航機，經由馬尼刺飛行，旅客方面英美的軍人，官吏和新聞記者突見增加。飛剪號之開闢新加坡航空路，使英美尤其是美國與新加坡的距離大大緊密化了。其時從中國與香港方面撤退的新聞記者，也都集中到新加坡來。新聞記者們除了在這裏打聽日本是否將作南侵外，更準備萬一發生戰事，他們即可以在新加坡送出戰爭新聞，不過因為當地新聞檢查十分嚴格，外國記者們不能如意想中的活躍。例如紐約泰晤士報的記者阿本特由上海來到此地後，因新聞檢查關係，他大罵當地的官吏，結果却被迫出境。但與新聞記者活動無關的馬來，這時日益在增強防務。

自澳洲，印度，英本國而源源向馬來開抵的援軍，亦於日軍侵佔越南南部之後開始。新加坡的街道上充滿載寬邊帽子的澳洲軍。為加強馬來的空軍力量起見，美國飛機亦源源經馬尼拉而來。新加坡的天空中不絕飛翔着英國的戰鬥機，一時謠傳

紛紜，有說馬來與荷印間已商妥海空基地合用，有說一旦戰爭發生，美國將使用新加坡軍港，總之空氣是一日日的安定起來。

有一部份英國人回憶起英日同盟時代的景況，竟認為英日同盟的廢棄是一種錯誤。英國遠東軍總司令樸芳這時席不暇暖的在暹羅與緬甸之間飛來飛去，但馬來方面的要人來往，則開始於九月九日蘭開夏大臣古柏乘飛機剪號經美國，馬尼刺抵新加坡之後。接着於十二月羅斯福大總統的特使克萊淇亦跟蹤來到新加坡。至同月廿八日，在新加坡舉行了英遠東首腦會議，參加者除樸芳遠東軍司令，古柏外，有中國艦隊司令長官萊登，駐暹羅英公使克洛斯比，湯姆斯總督，以及赴倫敦途中的澳洲商相等人。後來古柏又以新加坡為根據地，先後分訪緬甸，印度，荷印澳洲諸地。

## 七 英國的準備

鑒於美日會談之無望，於十月三四五三日間在馬尼刺召開了ABC D四國共同防衛會議，即美英中荷四國會議。新加坡方面的輿論對於美日談判始終表示悲觀。

至十一月廿九日，馬來的英國遠東軍總司令突然下令所有軍隊停止休假。接着又於三十日下令新加坡全體英軍待命準備。至十二月一日馬來宣佈了戒嚴。英國戰艦威爾斯王號及其他軍艦亦絡續開到，形勢說明戰爭已是箭在弦上了。到了十二月六日，所有英國人以外的外國人，均不准離境。是日適由三十餘名的日本人正搭暹邏船想由新加坡至盤谷亦被命令離船上岸。

在此險惡空氣中，新任日本駐新加坡總領事岡本恰於戰爭爆發前三天的五號由盤谷乘火車來到新加坡。後來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始以交換俘虜得返日本。

## 八 那一天的新加坡

十二月八日，這是日本人終身難忘的悲劇之日。是日拂曉四時，日本飛機的遲鈍聲響忽出現於新加坡上空，其時尚殘留的日僑直感到戰爭已發生了。雖然他們的人數已不多。不久，黑暗的街路上已出現了荷槍實彈的馬來兵和印度警察，旋即開始逮捕日人。當時日本人猶未預料到會得如此迅速，後來始知道英國方面早有逮捕

日僑的準備。日僑居所的電話亦給割斷了。被捕的日僑於當天即被押送下船運至馬來半島中部西岸的漢特斯艾登赫姆地方。大概因恐日本直衝新加坡或自柔佛東部海岸上陸，故有此措置。

一九四一年的美國生活雜誌，曾刊載過圖文，預言日本對馬來之最初進攻地點，將為新加坡，柔佛州東部，及馬六甲海峽。但日軍却迂迴自北部進攻新加坡，因此最初日軍曾獲勝利。不過而今想來，終究是一場空夢，戰爭終局日本慘敗，新加坡仍舊是英國和華僑的新加坡。

### 第三章 「和製納粹」東條軍伐

#### 一 黑色政治的巨魁

不顧日本的實力，而貿然計劃並指導對英美作戰，而使日本招致歷史上未有之慘敗者，我們不得不首先舉出軍閥之元凶的東條英機。

在日本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第一次近衛內閣之時，東條猶不過是板垣陸相手下的一名次官，但他在是年九月在軍人會館召開的在鄉軍人會席上，已作如下的大言不慚之說：

「爲了解決中國事變，我們不辭對中蘇兩國同時作戰。」但翻遍世界戰史，兩面作戰而獲成功的例子是一個也沒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凱撒治下的德國所以遭慘敗，亦即因爲東對俄國，西對英美法兩面作戰所致。第二次大戰中納粹德國的慘敗，依然是由於東對蘇聯，西對英美法兩面作戰的結果。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一

書中，亦曾指摘過德意志帝國的敗北的最大原因是兩面作戰，可是他自已却亦因對東西戰場兩面作戰而重蹈覆轍，這不能不說是德國的慘運了。

史太林畢竟聰敏得多了，在他傾全力從事蘇德戰爭時期，他費盡心計使日本保持中立；而在德國戰敗之後，又當日本風雨垂危之際，他始打開對日戰爭。這種負擔一國命運的人而能如此審慎，確是令人慕望。

將東條從關東軍中召入內閣而授以次官的，就是板垣；但當時的日本輿論非常火爆不安，對中蘇兩面作戰表示反對的呼聲頗高。因此板垣不得不令東條辭去次官，可是却令他担任了航空總監。東條原是利用過永田鐵山之流的統制派勢力的過來人，當他的畏友永田鐵山被相澤中佐刺殺時，東條曾說過「永田之仇由我來報復」的話。

當時的石原莞爾中將，是贊成多田駿的解決「中日事變」主張的，可是東條和石原却一向是死對頭，因此他就命令他的心腹東京憲兵隊長加藤泊治郎，藉口與共產主義者有勾結的虛構事實，將多田和石原的知友無產黨員淺原健三拘捕了，預備

用共產陰謀的罪名，將上述三人從陸軍中排斥。

其時任職防衛課長的渡邊大佐，對於淺原事件頗表懷疑，他覺得這是一件用以誣陷他人的陰謀，因此經公正判決的結果，東條、加藤所合作的淺原事件，幸算沒有犧牲一個人。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七月第二次近衛內閣成立，東條就任陸相，他就按照淺原事件預定步驟，先將石原革職，繼將多田駿編入預備役中，就連對他的恩人板垣大將，亦以敬而遠之的手段，放他去做朝鮮軍司令官，這是板垣自己所預料不到的。東條握住了憲兵加以利用，根據虛構的所謂「憲兵情報」奠定了東條在人事方面的基礎。

## 二 憲兵政治的裏面

戰時日本黑暗政治的策源地，就是東京九段的憲兵隊本部，現在已為麥帥的防諜部隊所佔領了。為紀念在沖繩島因飛機障故而戰死的美國諾登上尉起見，該部現

已改爲諾登大廈。

對於日本憲兵隊的暴虐作風，聯合國總司令部曾作過如下的發表：「在九段的那所灰色建築（憲兵隊本部），在戰時美軍防諜部隊人員的目中，是較希特勒秘密警察組織猶爲虐待的一種組織本部。日本的憲兵隊幾乎操有無限的權威，在國內它擁有較警察更大的權力。在戰區及戰場上，不論軍人或非戰鬥員，他們都有執行判決的權力。憲兵隊初期活動的實例，可證之於一九四〇年，即路透社通訊員喀克斯之死所引起外交界與新聞界的衝動的事件。根據當時日本泰晤士報的記載，喀克斯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廿七日和若干外國人一起被捕後，因被當作外國間諜加以拷問，因此在憲兵隊本部的四樓上跳樓而死。當時會有幾名憲兵加以阻止，但已不及。可是據後來美國官方的調查，確信喀克斯之死，是被日本憲兵強迫拷問，而迫令自窗中跳下，或是被攆出來的。在喀克斯死後八月，日本議會中通過了一條不名譽的「第四十九條法律」，即所謂國家保安法，這是一條警戒國民洩漏情報的法律。」

由於這條國防保安法，加上他與憲兵隊的密切聯絡，東條獲得了對付國民的絕

對權力，並用以打擊他的政治反對者。外相吉田茂（即現任首相——譯者註），曾因此項法律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被拘禁於憲兵隊部達四十五日。

據麥帥總部外事局報告，日本憲兵的作風是這樣的：「憲兵隊是壓迫反對極端國家主義者的機關，祇要懷有不平思想嫌疑的人，就是它所逮捕的目標。對於一般「不夠愛國」的日本人，他們可加毆打，並且強迫人民「自動的」對政府獻金獻寶，要不如此，就會遭憲兵隊虐害。苟有任何日本人表示一些新主張，就會受到調查，結果輕則停止配給，重則被目為反國家而投之獄中。日本的憲兵隊是完全獨裁的，它的權限幾乎統握了美國聯邦警察局，陸軍憲兵司令和防諜部隊的全般權限。該組織的活動不僅限於戰場上的諜報機關，或檢查士兵的書信，或逮捕間諜從事宣撫等；憲兵隊對於宗教界也是一大恐怖，日本人加入宗教是困難而且危險的。」

東條就以這憲兵隊作他私人爪牙，僭權中央，一身兼當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而掌握兵符，且使其指揮權於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

為東條執掌憲兵政治的，是加藤泊治郎和四方淳二兩人，他們為東條的私人憲

兵，蟠踞中央，奉承東條之命而指揮全國憲兵，東條的憲兵，即是希特勒的蓋世太保。

東條的黑暗性格從他的行動中可明白看出。當東條自久留米旅團長升為關東軍憲兵司令官時，頗忠守他父親的教訓，對於長州軍閥的動向很加注意，他根據「知長州人者爲長州人」的原理，結交了長州軍人出身的憲兵少佐加藤泊治郎，以偵察長州軍人的内情。後來他得勢之後，就晉級加藤爲少將，而以之繼替中村明人爲憲兵司令官，實現了他憲兵私人化的野心。

因爲中村是一個非軍閥型的自由人，不能聽東條的指揮，東條遂逐放之爲暹羅駐軍司令官，而以加藤繼其後任。他爲貫徹一手握住憲兵的陰謀起見，將憲兵隊中不能順他眼的人都紛紛調到國外戰區去。最後，東條又將其認爲無利用價值的加藤調到華北，而以華中的大木繁繼之，後因大木亦爲一個不受利用之人，即起用了四方淳二爲第二課長。四方和加藤自淺原事件未能斷送石原莞爾之後，又於一九四四年八月藉津野田少佐的政變事件，奉東條之命策劃檢舉石原，但因此事被反東條派

的小磯首相、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人所盯住，終於不得不自已飛往上海。石原是始終反東條派的首領，所以東條的憲兵始終跟蹤着他，後來在藉口石原搗亂陸軍內部統制的罪名，被編入預備役。

東條之父英教中將與寺內正毅元帥本有仇隙，東條遂決心向正毅的兒子寺內壽一大將報仇；然而因為寺內是僅次於閣院、梨本二元帥之元老，東條不能輕易雪仇，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首相兼陸相的東條終於機會來了，他將寺內遣放到南方去做南方派遣軍的總司令，使他處於動彈不得的地位。

寺內心中從此對東條不快。當鮑斯（在日本扶植下的印度領袖——譯者註）爲印度進軍前來請求協助，而至寺內軍中，發見兵力和裝備意外缺少因此表示嘆息時，寺內忍不住發牢騷道：『拉烏萊爾（按即菲列賓傀儡總統——譯者註）和閣下，難道當真會去聽信東條這傢伙的屁話嗎！』說畢他哈哈大笑了。

後來東條奏請杉山元和寺內壽一兩人爲元帥。杉山本是閣院宮參謀總長時代的參謀次長，而東條本人頗想弄個伯爵街頭，因此他的奏請杉山爲元帥，實是一種深

謀遠慮的策謀。同時東條既已將寺內放逐在南方，落得表示自己的胸襟寬大，因此也奏請他爲元帥。當寺內在南方加元帥銜時，有人對他說：『這次東條注意到閣下的眞價值了。』可是寺內却苦笑說：『不要胡說吧，元帥的稱號祇有天皇能頒賜。』

### 三 他懼怕山下奉文

東條在一身兼首相、陸相、參謀總長的時代，固然是春風得意，可是他却也有恐懼，那即是山下奉文大將——「馬來之虎」，因爲山下大將是當時青年將校的中心信仰。

當東條操縱全般陸軍正作種種策劃之時，傳聞山下將返中央出任航空總監。這恐怖星的出現是使東條胆寒的，因此他便用盡心機想放逐山下，但對於人望甚佳的山下他畢竟奈何不得，後來藉視察歐洲戰線的名義派他出去。及至山下視察歐洲戰場歸來，東條已佈置得能對全陸軍指揮自如了。其時東條決定對美國開戰，就派山

下爲馬來方面最高指揮官。

但料不到山下奉文出師之初就攻下了新加坡，山下奉文的名聲反而激響起來，當時東京就傳出了將出現「山下內閣」的謠言。東條爲懼山下回到東京，就在此時又將他放逐到滿洲東部的牡丹。當新加坡轟轟烈烈舉行入城式時，山下奉文大將却未曾參加，而由南方軍總司令寺內代替了。這是東條在日本國民眼中掩沒山下的又一陰謀。

直到後來美軍反攻菲列賓時，在牡丹江畔悒悒不得志的山下始又奉到了担任菲列賓方面最高指揮官的命令。當他乘了戰鬥機自西貢往馬尼刺的途中，曾暗自嘆說：『難道大本營亦將置我於死地嗎？』因爲山下深知在裝備、兵力、飛機數量和結養方面，他到馬尼刺無異是送死。

當山下奉文在馬尼刺被當作戰犯判處死刑之時，他曾說：『我應感謝美國的公正審判。』翌日山下夫人久子也表示：『審判是異常公正，我丈夫在這十年間，早在牡丹江上的五月中一起結束了。』這實在是體味了一個武人之妻的辛酸語。

#### 四 東條的眼中釘

西尾壽造是東條的眼中釘。西尾也是不滿意東條的人。西尾是陸大十四期畢業生，他頭腦很好，但頗好諷刺。在他任軍事參議官時代有一次赴關西視察中，他碰見了記者團，但他說：「我沒有甚麼話可以告訴諸位。到關西來而想打聽新聞，先得問問那個人。你們去問他罷。」這是暗指東條而言的。這番話經過東條的憲兵網傳到東條耳朵中一月之後，陸軍次官富永恭次突然出現在西尾處，送來了一份「待命」的内令。翌日西尾就遭追放，接受了編入預備役的辭令。西尾正在等待結束中國派遣軍司令的大將任期時，接受了這「待命」的命令，誠是出他意料之外，因為他是晉升元帥階級的有力候補者之一。據傳在此以前，在某次將校夫人的宴會上，東條夫人勝子已曾事先洩洩過待命的消息，當時西尾曾怒說：「這是甚麼話，重要的陸軍人事竟會讓女人先知道！」

## 五 壓迫政治和統制新聞

自中途島戰敗以後，前線來的報告日趨悲觀。但武藤軍務局長知道東條不歡喜這類報告的，所以他就將悲觀部份刪去了再送上去，而東條更加油加醬送給日皇看。爲了繼續無謀的戰爭，東條視壓迫政治與統制新聞爲他第一大事。翼贊會成立之後，政治就已失了骨氣。此外又實行推薦選舉，完成了政治的無力化。凡受政府推薦的候選人，每人可由政府撥給五千日圓的選舉費，這錢完全由臨時軍費項下撥充。兵務局的防衛課長藤井中佐和其他一輩軍人知道此事之後，無不表示憤慨。但若反對政府施策，縱使是建議性的意見，也不免被視作國賊而將落入憲兵或特高警察之手。

在日本的「無敵海軍」在中途島大吃敗仗之際，所有的傷兵全給送到橫須賀的海軍醫院中，對外完全隔絕消息，祇有東條等二三人知道此事。後來兵務局長吉田中隆向東條訴說：「請不將真相隱瞞，讓國民知道好了。日本人民知道好壞總是要

戰下去的。讓國民知道真相，反足鼓勵士氣。」

可是東條却斥罵田中說：「國民是愚昧無知的。知道了真相適足打擊士氣。」當美國的航空兵力集中向加洛林羣島的日本海軍基地吐拉克猛攻時，等於是揭破了日本海軍的無力。海軍部自中途島大敗以來已大受打擊，知道向來的非科學戰鬥方法，祇有遭致敗北。因此海軍部內充滿了要求飛機之聲。翌日每日新聞以「竹槍不能打勝仗」為標題，表示東條式的精神主義不能戰爭。當天該報編輯部同人說「今天的版面很夠漂亮」而表示滿意時，陸軍省那邊却正是東條出席局長會議，他大聲怒號說：

「今天的每日新聞是甚麼道理？簡直是誹謗軍部。筆者應加嚴重處分，為甚麼不禁止發行？」

立刻谷狄報導局長及三好情報局次長下令開除該報政治部記者數名，但每日新聞社却不答應，祇下令將負責者的吉岡編輯局長，加茂編輯次長停職。可是三天之後，紅條紙下來了，命令數名記者到九龜聯隊去報到。

## 六 東方會的倒東條運動

在美日開戰後，東條在臨時議會席上提出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的臨時取締法，這是想抹殺一切反對黨派的各種自由。東方會會長中野正剛曉得了這消息後，立即由該黨代議士三田村武夫去訪司法省和內務省，表示對此事絕對反對，但因政府和議會幹部早有諒解，東方會的意見根本被漠視了。

中野正剛這時即懷着堅決打倒東條內閣之意。當開戰初期日本國民正陶醉戰果之時，於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夜，中野在赤坂的瓢亭向他的知友海軍大將中村包三說：『要停戰就在今天，日本應向世界宣言休戰，並宣佈日本無領土野心。』中村對此也表贊成，兩人曾因此分訪過統帥部和重臣層人物。

後來在新加坡失陷後，英國艾登外相曾向日本表示過：『爲英國的面子，新加坡應還給英國；而英國則願意華北五省交與日本，並由英國代向重慶和美國提議休戰。』可是東條却不稍一顧。不久至三月，東條決定了四月總選舉的方針，以翼贊

選舉而製造其御用政黨，此時中野又表示絕對反對。中野以下東方會的四十七名候選人全部拒絕推薦，可是結果却在高壓之下被當選中野以下三名。選舉結束後東方會又遭強迫解散。這時中野一派就公開反對東條了。

中野有一時期甚至想用恐怖手段。因為東方會中不乏玄洋社系的人物，不過中野想用恐怖手段去除東條並非難事，但恐怖手段正好供軍閥引用戒嚴軍政的藉口；且去了一個東條仍有第二第三個東條會出現，因此他決定自重臣方面運動着手打倒東條內閣。

此事傳到東條耳中，他即直接向日皇哭訴說：「宮廷元老的倒閣運動是一種不穩行動。百分之九十的人民都支持我的，議會亦一致擁護政府，故反對政府的份子，祇有一部份不良份子。」他獲得日皇信任之後，更肆無忌憚起來。不久全國舊東方會員七十名被檢舉，到了十月廿五日的臨時會議中議員雖有憲法保護，可是舊東方會系的人全都遭檢舉了。中野於廿五日朝晨四時離開監禁以之後，即被移到憲兵隊。東條即以中野一派的罪狀送至檢察廳。但經過了調查後，中野和三田村却並

沒有甚麼罪跡，且檢察廳中的青年份子多數同情中野，結果不得不加釋放。遂至廿六日由二名憲兵押送中野回到代代木的本家中。

是夜中野與家族合桌吃過夜飯後，即沐浴正身步入書房。翌晨女僕發見書房的窗戶上盡是鮮血，打開紙門一看，中野已切腹而死了。就連鄰室中派在監視的二名憲兵亦沒有察覺。

## 第四章 海戰秘辛錄

### 一 偷襲珍珠港的陰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美國則爲七日拂曉，世界歷史由此一變，如果當時日本不偷襲珍珠港，則說不定今天不至於遭此戰敗的慘禍。即使戰爭不可避免，但結果恐也不至於有如今日。因爲至少可不至於受全世界指責日本的欺騙戰術。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漠視國際公法的結果。

在珍珠港一役後當時歡喜若狂的日本人，恐怕誰也不會料到有今日的吧。而今想來，珍珠港的事件賽如過去一場惡夢，自然是能愈快忘却愈好，但爲創造一個新的日本起見，對於這個惡夢却非温故知新一下不可。

攻擊珍珠港是幾時計劃定了的呢——其開始攻擊是在十二月八日午前三時三十分，但就其後來所知的規模言，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決定了的，而顯然是事先早有

周密佈置的行動。日本海軍在軍縮條約之後，即以美國爲假想敵而在太平洋上繼續猛烈訓練，以備美日一朝在太平洋上遭遇，這事實在今天已是公開的祕密了。但在最初，日本所想像的先下手爲強的攻擊點，是美國太平洋艦隊根據地的夏威夷，而非珍珠港。

及至美日外交關係呈不絕如縷的狀態時，日本海軍對於珍珠港的動靜就開始加以非常注意，當時日本海軍的作戰首腦部，是比較具有國際色彩的山本和永野等人，他們自然知道美日開戰是於日本不利的，但就純粹的戰術立場，已早開始周到的作戰計劃了。十月十七日東條主戰內閣登台後，對美日國交的前途更投了一重暗影，而其時海軍亦即命令一部份潛水艦隊出動，特別注意珍珠港方面的美海軍動靜，將大小細節報告到軍令部。

隨美日交涉的日益惡化，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談判，日本遽即認爲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海軍即開始作決定戰爭行動，十一月廿五日構成日本突襲部隊主力的機動部隊，接到了向海面待機前進的命令，但爲對美日談判尙留最後一線希望起

見，故未卽下攻擊命令。至十二月二日及五日的二次御前會議中決定了作戰之後，日本的聯合艦隊卽斷然下令在北千島單冠灣待命中的突襲部隊，向珍珠港進發。

日本的開始攻擊是在十二月八日上午三時三十分，華盛頓時間七日午後一時卅分，夏威夷時間七日午前八時。在美日開戰當時，日海軍所保有的重油及其他燃料，僅足夠支持六個月。因爲美國的全面禁止石油輸出，使日海軍認爲確保南洋的石油資源地帶，是有關生死的決定問題，故其佔領作戰，預定於進攻夏威夷時同時並行；但至十一月十七日，首先接得準備出動戰鬥命令的，是以練習巡洋艦香取號爲旗艦的第六艦隊（司令官清水光美中將）之第一第二潛水戰隊，它們在橫須賀完畢最後作戰準備之後，卽經由內南洋的馬歇爾羣島基地，一路向珍珠港進發。此潛水隊因負有偵察及特務任務，故到了珍珠港的海底之下，始終守着潛望鏡頭，監視美艦隊的一舉一動。就中在司令官山崎重暉中將指揮的第一潛水戰隊潛艦五艘，及岩佐中佐指揮下的五艘特殊潛航艇，於八日接到攻擊命令後，立卽向珍珠港內進發；同時奉到攻擊命令的更有構成突擊夏威夷主力部隊之在南雲中一中將指揮下的

第一航空戰隊赤城，加賀，第二航空戰隊蒼龍，飛龍，及第五航空戰隊瑞鶴，翔鶴等六艘航空母艦，此外更有直衛部隊第三戰隊之金剛，榛名，比叡，霧島四戰艦，第八戰隊之利根，筑摩，第一水雷戰隊之驅逐艦六艘。第一水雷戰隊的任務，是在對抗潛水艇戰和搭救海上兵員。突擊於九日在九州佐伯港完畢最後作戰準備後，即隱藏於千島列島之契希特卡甫灣，於十二月三日夜接得攻擊珍珠港命令後始出港北航。於八日午前三時半離日出前數分鐘，第一次的攻擊隊在離夏威夷海面的五百裡處進發。攻擊隊第一批爲赤城飛機隊長淵田美津雄中佐指揮的水平轟炸機隊，第二批爲瑞鶴隊指揮官島崎重和少佐所指揮之急降轟炸機隊；初次偷襲，因美方未及防備的緣故，除若干飛機未能歸回外，艦隊方面未蒙若何損失，即一路向日本本國返航。

在偷襲珍珠港成功之後，航空隊即以預定的暗號以特別短級無線報告當時在越南及其他待機進攻馬來和非列賓的日方海上各部隊，於是戰火就向四面八方蔓延開去了。在夏威夷的戰役中，日方雖一下擊沉美戰艦八艘，可是這時全美在「莫忘珍

「珍珠港」的怒號下，戰意已激昂全國，美國海軍即時轉變為空軍第一主義，決心以徹底擊潰日本為主，而終於獲致日本於覆亡的慘境。珍珠港的一戰，真可以說是日本悲劇命運的開始。

## 二 機動部隊初遭慘敗

以偷襲珍珠港為起點，日本海軍的預定作戰步驟是這樣的：第一階段使美國的太平洋艦隊陷於無力化，以圖保有南方資源區，第二階段為保全佔領區起見而從事外線防禦作戰；第一階段即見於佔領馬來，菲列賓，荷蘭東印度及新幾尼亞等；而繼之以攻取莫萊斯比港。

但馬來和菲列賓之戰雖獲倖成功，可是到了最後一戰的莫萊斯比港一戰，却遭了珊瑚海海戰的敗北，終至畫龍點睛，招致了重大的後果。

在莫萊斯比戰役的初期，日軍確是着着順利。初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三日，因拉巴爾島方面陸軍協助作戰成功而得確保其前進據點，乃即以莫萊斯比為攻擊目

標，但因陸上作戰要越過史湯萊山脈的險要之地，預料有很多困難，故改取敵前上陸的戰略，因此戰事變成了海上部隊的行動，擔當這一上陸作戰的隊伍，是恰好經歷過拉巴爾戰役的堀井部隊的南下枝隊一個師團，故戰意甚旺；輸送船團方面，計有先鋒部隊六艘；第二部隊六艘，一共是十二艘艦船，後方還配置着後備兵團，計爲第五航空隊的瑞鶴，翔鶴，瑞鳳，祥鳳等四艘航空母艦，此外再加上第五戰隊的足柄，羽黑，第四艦隊的加百，古鷹，衣笠，青葉及其他驅逐艦數艘。作戰一告開始，在基地的空軍即每日遠飛至澳洲的達爾文港及目標地莫萊斯比加以連續轟炸，艦隊則於五月初衛護了輸送船團舳舻相接地一路南下向莫萊斯比前進。到了珊瑚海，果然彼此間展開空中偵察戰了，同時偵知美國的機動部隊已北上邀戰，知道彼此的機動部隊會戰已屬不可避免。到了五月六日，彼此的飛機已經進入戰鬥航線圈內，於是展開了美日開戰以來的第一次機動部隊對機動部隊的大戰鬥。

六日晨，日本航空母艦開始制先攻擊，擊沉了美國航空母艦撒拉托卡號，約克頓號，英國戰艦伍斯派特號，繼而獲得衝入對方攻擊隊的成功，可是到了午後，美

國的空軍突然前來猛襲，更得澳洲基地空軍的協助，繼續戰至翌日七日，日本艦隊終於入了美國空軍的控制下，祥鳳號首告沉沒，繼之其他運輸船隻亦絡續沉沒，其餘的航空母艦亦受重創，遂不得不告敗退。

當時戰敗的決定性原因，是因爲護航航行遲緩的運輸船團關係，戰鬥不免受了牽制，更加以長時間的航行與戰鬥，燃料發生不足，最後則因航空母艦上所搭載的飛機，折損慘重，終至不能再戰，戰敗的殘餘船團重復退回拉巴爾。從海路進攻莫萊斯比的計劃因此是失敗了，但日軍仍不放弃進攻莫萊斯比的方針，繼而企圖由陸上越過史湯萊山脈展開戰事，可是因爲此種戰法使交通線大大延長，在軍需彈藥等供應上難予繼續，因而終於不得不暫時中止了進攻莫萊斯比。

珊瑚海的海戰，是開戰以來美日雙方初次以同等兵力相見於海上的戰爭，故而極有意義。因日本海軍最初趁開戰之初的勝利，勢如破竹，得意非凡，但在這一次戰爭中，日本海軍方始領略了美國海軍的實力，才知道戰爭前途不是可以倣倖的了。

美國海軍會指摘日本海軍連續敗於四次海戰，第一次是珊瑚海海戰，第二次是

中途島海戰，第三次是塞班海戰，第四次爲菲列賓海戰；在中途島海戰中，日本並未能達到佔領中途島的目的，而在塞班與菲列賓海戰中，又未能奪回已失的區域，同時海上部隊反大喫敗仗，至此日本的海軍就轉向崩潰之途了。其實第一階段的莫萊斯比海戰，已見戰敗的端倪。不過當時日本把戰鬥的經過大吹大擂，一若獲得了大勝利。

再者，當時日本大本營所發表擊沉的美航空母艦撒拉托卡號及約克頓號，實爲萊克希頓號之誤，因爲在後來的作戰中，撒拉托卡號和約克頓號依舊雄姿仍在。

### 三 曲線作戰鑽進牛角尖

莫萊斯比作戰失敗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作戰線太長大了，此外則格於日本的戰規，雖事勢上已非澈底整理收縮不可，却還想強行推進。其次在所羅門戰線的固執，拉巴爾的要塞化，終使日本陷入難拔的泥足。中途島的戰敗，就是一個絕好典型。

如前所述，日本海軍的第二階段作戰，原是以保衛外廓戰略據點的作戰，在此一作戰階段之初，日本伴作攻擊阿留申羣島而進迫中途島，即所謂MA式的作戰。據當時海軍當局的豪語，如果進攻中途島成功，即以爲據點由夫琪與新加萊特尼亞長驅直入展開進攻夏威夷大作戰，如今想來真是癡人說夢。然而所謂MA作戰的結果怎樣呢？阿留申的戰事，雖得佔領阿茲及基斯加，可是在中途島戰爭，却一舉喪失了四隻航空母艦，遭遇了開戰以來的第一次大慘敗，結果是放棄了進攻中途島的企圖，改攻勢爲守勢，由主動的地位而降爲被動的地位，揭開了太平洋戰爭的慘澹序幕。而此參加MA作戰的部隊，還是當時日本聯合艦隊的最精銳部隊呢。

首說進攻中途島的機動部隊，是南雲忠一中將所指揮的第一航空作戰隊之赤城，加賀，第二航空作戰隊之蒼龍，飛龍四航空母艦，及第三戰隊之金剛，比叻，霧島等主力艦隊，由中途島的背面迂迴至東方出擊，同時從西面緊隨陸軍運輸船團而來的，有近藤信竹中將以下的第二艦隊之高雄。及以愛岩級爲主力的第七戰隊之最上，三隈，鈴木級等輕巡洋艦參加，在後方則爲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的旗艦大和

號及長門，陸奧二巨型戰艦，各備有十八吋的大炮支持上陸戰。

艦隊於六月四日一路向中途島進迫。同時日方的偵察機亦自中途島背後搜索美方動靜，企圖以誘敵偷襲的戰術展開一場大戰。可是至六日朝，艦隊方面突然獲無線電報告謂發見敵機動部隊，「敵方攻擊機隊正在前進中。」這一報告頓然使日本的航空母艦上起了激動，攻擊機立即相繼離艦起飛，還企圖欲以先聲奪人，可是這時美方的飛機已絡繹飛臨日本艦隊的頂上了，而在中途島本據點的空軍亦向日艦先頭部隊迫來。

日本已失却了制先之機。美機一批批的向日艦隊頭上降下，日方的航空母艦跟着一隻一隻的沉沒。後方的船團，因賴第一戰隊的直接衛護，得以開足全速力逃至後方，但旋即第二戰隊亦曝露在美機的轟炸火網下了。三隈號沉於海底，最上號發生了猛烈的火災，這時近藤中將本想和美艦炮彈距離之內進行肉搏戰，但旗艦上忽然發出了「全軍速退」的命令。結果日方攻擊中途島的企圖是偷雞未得反蝕了米，日方除被擊沉赤城，加賀，蒼龍，飛龍等四艘航空母艦外，輕巡洋艦三隈號亦被擊

沉，誠是空前的大慘敗。尤其是赤城，加賀兩艘航空母艦，是唯一可以和美國撒夫塔級艦相匹敵的巨艦，而是當時日本航空母艦隊的根幹，故其沉沒，實爲日本海軍的致命打擊。同時在蒼龍號的第二航戰司令官山口多門少將及加來止男艦長，均告陣亡。

但當時日本方面所發表的損害數字，却祇是航空母艦一艘喪失，重創一艘，巡洋艦一艘，失蹤飛機三五架而已。然而這種欺騙日人的發表數字，並不能掩瞞曲線作戰的敗蹟。就連日本的海軍本身，從這一戰爭的血的經驗中知道了空軍的重要，如海軍部內的大西瀧治郎中將等先覺者，極言空軍的重要，可是頑古派的指導者却仍無覺悟。

#### 四 塞貝海戰的錯誤

一九四二年八月美軍對爪達爾卡那爾島的攻勢，開啓了此次戰爭的一大轉機，因爲由於這一攻勢，太平洋上日美攻守的形勢頓時一變。隨後展開達半年之久的所

羅門海空大戰，更使日本陷於消耗戰的泥足中一籌莫展，最後一經敗退的結果，終於自所羅門戰線，退至拉巴爾，而陷於破滅之境。

美軍在所羅門一役中，得知日本已是一蹶不起，隨即加以加倍的壓力，在太平洋展開兩正面作戰。即一方面由麥克沃塞元帥率領的陸軍，自所羅門沿新幾內亞北岸向菲列賓島進迫，一方面則由尼米資將軍所率領的海軍，從中部太平洋進攻。這一兩正面作戰將當時由攻勢轉處防勢的日軍，如拉枯摧朽一般的在美軍攻勢之前疲於奔命，竟無招架的餘地。

尼米資艦隊的中部太平洋攻勢，是由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以進攻吉爾巴特諸島及麥金島，搭拉烏島的上陸而告開始的。嗣後續經三個月之準備，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初旬，進而展開對馬歇爾羣島的攻擊。日方於此時為邀擊美軍機動部隊的正面決戰，亦不得不在內南洋一帶展開猛烈的海空戰，可是他方面向新幾內亞進攻的美軍，一路勢如破竹，如入無人之境，跳過拉巴爾而續向布那，拉愛，撒拉摩阿諸地進展，終於造成了進攻霍倫地亞的形勢，至此太平洋戰爭中的日軍處境遂陷入危

境。日方爲挽救這一危局起見，急忙間決定了以塞貝，巴拉噠，吐魯克三地結成三角陣地作殊死戰，而急速展開全面兵力，以中太平洋之塞貝爲據點，設立了由南雲中將指揮的中部太平洋艦隊兼第十四航空艦隊，更配增以角田覺治中將的決戰部隊第一航空艦隊。

戰機果然到臨了，四月中美軍到了霍倫地亞，更進以庇亞克爲跳板，造成一舉進迫拉巴爾的形勢。至此中部太平洋的局勢愈見嚴重，日方就各方面檢討戰局的結果，即決定了所謂「A號作戰」計劃。

所謂「A號作戰」計劃的全貌是這樣的，因就當時日方判斷，概認爲美軍的次期作戰必以拉巴爾爲目標，故日方即決定以基地航空部隊設置於巴拉爾諸島之貝流流，哈爾馬海拉各島，整備邀擊戰，更以聯合艦隊的海上部隊與根據地空軍相呼應，期以擊滅美方機動部隊而一舉阻止美軍的前進，這作戰計劃是相當巨大的，然而結果日方的作戰判斷却證明完全錯了，終至陷入全面毀滅的慘境。原來美軍於五月廿七日向庇亞克島伴作進攻，表示將直衝拉巴爾，可是却中途一變而轉鋒向馬里

亞納，而於六月十四日在塞貝島實行強制上陸。

在塞貝島擁有第一航艦隊及其他主力，在塞貝，且尼耶，關島等地擁有強大空軍網的日方，照理是處於絕對優勢的戰略地位，然在美軍在馬里亞納登陸當時，此類基地航空隊，殆已全部移至貝流流島；而美軍先以飛機取得了制空權，復在艦隊的支援下，在海上與空中殆乎未受抵抗的獲得了登陸成功。當日本艦隊接得美軍在塞貝島上陸的消息時，其驚慌殆難名言，作戰步驟亦大見混亂，雖立即變更「A號作戰」計劃，可是時不我待，美軍早已獲得了作戰的完全主動權了。

當時日方配置在中太平洋的陸上航空部隊，除第一航空艦隊所屬者之外，計復有吐魯克的第二航戰隊，巴拉喔的第六一航戰隊，哈爾馬海拉的第三三航戰隊，達巴喔的第三六航戰隊，而均消耗殆盡。

日本聯合艦隊於決定「A號作戰」計劃同時，為救援庇亞克方面起見，曾策動過反登陸作戰，然此項計劃尚未及實現，即接獲了美方猛攻塞貝島的消息，於是一轉而改為援救塞貝島，於十三日自非列賓島的達烏達烏停泊地出港，當時的最高指

揮官爲小澤治三郎中將，艦隊爲前衛甲部隊，中衛乙部隊，後衛丙部隊等三機動部隊，包含有大型戰艦大和與武藏，確也是聲勢浩蕩，可是却終未能挽回頹勢，所有的空母飛機消耗殆盡；至十九日，美方的潛水艇一舉而擊沉了大鳳，飛鷹，翔鶴等三艘航空母艦，二十日美空軍復重創日艦多艘，援救塞貝一事，遂亦空夢一場。塞貝海空戰的失敗，卽是日本喪失了其在內南洋生命線的制海空權，亦卽是太平洋命運的決定點。

## 五 聯合艦隊全軍覆沒

構成這次大戰中最大海戰的菲列賓海戰，也就是日本聯合艦隊於焉告終的歷史意義的戰爭。由中部太平洋及新幾內亞而來的尼米資，麥克沃塞兩大支攻勢，至此合流而對菲列賓進行登陸作戰，這一戰爭對於日本而如果失敗，則不僅日方的外衛防軍宣告總崩潰，且將切斷其南方的資源補給線，從而也不再具有繼續現代戰爭的可能，因此日方認爲這是一場決定生死存亡的戰爭，而尤其是對於日本海軍，這一海

戰的結果如何，更是生死所在。自一九四二年八月所羅門海戰以來，日本海軍本已一再慘敗，然至菲列賓海戰，日本海軍認爲它已非孤注一擲背城一戰不可了。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美軍終於在雷伊太的一角登陸，日本聯合艦隊在接獲此一急電後，立即對全艦隊發令說：

「茲下令發動捷號作戰。各艦以二十四海哩時速立即動員。」當時豐田聯合艦隊司令官聲淚俱下的告誡士兵們說：

「此次捷號作戰已迫在眉前，在此次戰爭中，本軍與陸軍相協力決以全力相赴，全體將兵於此必須抱有決死之心，以殲敵人，以報皇恩。」捷號作戰的計劃大要如此：

- 一、十月二十三日基地航空部隊總攻擊。
  - 二、二十四日第一機動艦隊索敵作戰。
  - 三、二十五日第一游擊部隊及第二游擊部隊攻入雷伊太灣舉行反上陸作戰。
- 這三階段的戰略，主要目的是在殲滅美方的補給艦隊而阻礙其登陸兵力。艦隊

方面對於在雷伊太島反登陸一點，抱的希望很大，故陸軍方面曾允以三大隊的決死上陸隊相補助。可是及至作戰開始，陸軍方面忽請求中止反登陸作戰，這突然的措置使得日本的海軍驚愕莫名，這突發事件的原因，迄今仍是一個祕密。但雷伊太的決戰，仍於二十三日以基地航空部隊的總攻擊而宣告開始。然而日本基地空軍的攻擊，因早經事先台灣海空戰一役中的重大消耗，未能建樹預想中的效果，故當此項總攻擊失去了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而最後招致了日本聯合艦隊的覆滅。茲將當時各部隊的行動記述如左。

一、第一游擊部隊的行動——在栗田健男中將指揮下的第一游擊部隊，是進攻雷伊太的主力艦隊，其編制為第一戰隊之大和，武藏，長門，第三戰隊之金剛，榛名，第四艦隊之愛宕，高雄，鳥海，摩耶，第五戰隊之妙高，羽黑，第七艦隊之鈴谷，熊野，利根，筑摩，第二及第十水雷戰隊之能代，矢矧各艦，此外配以驅逐艦數艘。

該第一游擊部隊當時本停泊在新加坡東南之林加港，於接獲命令之後，即於二十二日朝自婆羅洲之布爾奈衣泊地出擊，通過白浪灣以北數百哩，預定於二十四日

拂曉至明多羅南方，嗣後即以二十四小時時速於同日日沒時通過狹隘的聖貝爾諾峽拿海峽，於二十五日晨攻入雷伊太。可是這艦隊因為沒有基地空軍的掩護，於二十二日自布爾奈衣出擊時，即受到了潛水艇的攻擊，妙高首先受創退出艦隊，至白浪灣再受潛艇襲擊，愛岩號被擊沉，高雄號亦不能續航；至二十四日美方的飛機前來作密集攻擊了，結果主力艦武藏沉沒，大和，鈴谷，長門相繼受傷，即以殘餘艦隊衝入雷伊太，二十五日與美國的機動部隊相遭遇，一場砲戰擊潰若干美國航艦之後，即告退出；但在二十四日的對空戰中，大和號曾受二次砲中起火，武藏號受到五枚魚雷攻擊，後來在驅逐艦清霜號衛護之下向亞莫衣撤退時，中途沉沒於明多羅島附近，金剛號亦於此役不久之後在十一月中旬沉沒於馬尼刺附近。

二、第二游擊部隊的行動——這部隊的指揮官是第五艦隊的司令官志摩清英中將，統有第五艦隊之那智，足柄，阿武隈及第二戰隊之扶桑，山城，最上，以及驅逐艦時雨號以下四艘，與第一游擊部隊相合流。此項艦隊於二十日由布爾奈衣出擊後經過蘇祿海，二十四日日沒突破明多羅海峽，當二十五日天明時企圖衝入雷伊

太灣時，突遭埋伏在兩岸的美艦隊的猛烈炮擊與魚雷射擊，在最先的山城，扶桑，最上各艦倏即沉沒，那智，足柄及他艦見勢不佳匆忙退出，但在途中阿武隈號又被魚雷艇所擊沉，其他諸艦則受空襲損傷，均未能完成作戰的目的。此後旗艦那智號亦在十一月三日在馬尼刺被美機所擊沉。

三、第一機動艦隊的行動——此一艦隊，係由最後一任的聯合艦隊司令官小澤治三郎中將所統領，包括有第三航戰隊的瑞鶴，端鳳，千歲，千代田，第四航戰隊的日向，伊勢等主力艦，及大淀，多摩，木曾，五十鈴之外驅逐艦八艘。該隊的主要任務，是聲援攻入雷伊太的第一第二游擊部隊而在菲列賓島東方作牽制戰，一面待機進入雷伊太島。二十四日夕刻通過豐後水路，一路南下，於二十四日正午對美方機動部隊展開先攻擊，但因飛機不夠，未曾取得決定戰果。至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半起，在美國機動部隊艦上機的攻擊下，四艘航空母艦完全沉沒，多摩，木曾及驅逐艦秋月，初月，楨等各號，亦相繼被擊沉，結果其餘少數殘艦經奄美大島狼狽返國。

至此，日本的聯合艦隊在菲列賓孤注一擲中宣告了完全而澈底的崩潰。

## 六 冲繩戰的迴光返照

菲列賓島失守後，繼之以硫磺島陷落，日本本土決戰的場面是顯然呈露在眼前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美軍在冲繩本島登陸，日本聯合艦隊即以南九州方面的基地航空隊之第三航艦（司令官寺岡謹平中將）第五航艦（司令官宇垣纏中將），第十航艦（司令官前田稔中將）及菲列賓戰中殘存下來的第一航艦（司令官大西瀧治郎中將），自台灣方面舉全力出擊，同時更編成戰史上未曾有過的海空特別攻擊隊，展開所謂「菊水作戰」。在「菊水作戰」開始之初，日方以超弩級戰艦大和號為旗艦，而配以巡洋艦矢矧號及驅逐艦三艘所成的游擊部隊，以宿將伊藤整一為指揮官，直向冲繩方面的美艦隊出戰；但此項艦隊於四月六日從豐後水道出擊，即於七日在九州南方海上遭遇美空軍一千架飛機的集中轟炸，全艦悉告覆沒，這就是日本聯合艦隊的最後末日。

此後美國空軍對日本本土轟炸日益猛烈，而此時日本的剩餘艦隊却已無一瀉油，且已潰不成軍了，祇得躲在瀨戶內海動彈不得，結果是一一成了美機轟炸的目標，先後被擊沉沒。就開戰當初日本所有的十二艘代表戰艦言，大和號喪失於沖繩戰，武藏及扶桑，山城號等沉沒於菲列賓海戰，陸奧於開戰後不久在瀨戶內海因神祕的失事而自行炸沉，金剛號喪於馬尼刺，比叻與霧島號沉於所羅門海，而殘餘部份的伊勢，日向，榛名，長門等艦，均在投降前一二個月中在吳軍港及橫須賀軍港中被美機所先後炸沉或炸燬。其中長門號一艦，後經修理之後，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作了原子彈的試驗艦。

## 七 大和與武藏兩艦的祕密

向來相信巨艦大炮主義的日本人，說起海軍，就憧憬於聯合艦隊的威容，說起軍艦，就想到超弩級戰艦大和與武藏兩艦的雄姿。關於大和與武藏兩艦的內容，一向是日本海軍的祕密，實則其基本排水量為六萬二千噸，全體重量為七萬噸，長二

六〇米，主炮十八吋砲三聯裝計九門，副炮有重巡級十二吋砲十二門，其他爲高射炮，高射機關槍等若干，速力三十節。該艦特別注重防禦力，故炮塔及重要部份，均用特殊鋼板掩護，曾稱對於不論怎樣的空襲，亦不會沉沒。

該兩艦之設計建造，即在日本退出軍縮會議後不久的一九三七年，而於開戰後不久竣工，即出而作戰。當時日本所有的主力艦，連經過改造的比叡號算在內，計共十艘，因此這兩艘新型巨艦的加入，驟然得了一支生力軍。兩艦的建造費達一億四千萬圓之巨，對於當時世界的海軍影響可說很大，因爲美國爲競爭起見，急起建造五萬八千噸的蒙太納級巨艦五艘，英國亦以建造四萬噸之獅級艦及特蘭梅耶級艦相抗衡。據傳日本在攻擊珍珠港時，爲圖阻止美國太平洋艦隊自夏威夷至新加坡菲列賓活動起見，曾計劃舉日本海軍的全力消滅美國太平洋艦隊，縱使因此而日本的既成主力艦隊全部喪失亦在所不計，這是因爲當時大和與武藏兩艦即將竣工，如此舉而得成功，這擁有這兩艘巨艦的日本，即可穩操勝算了。

可是當兩艦方告完成之時，海戰的方式突告變化了，即向來的巨艦大炮主義，

一變而爲空軍第一主義，因此日本費了巨大時間金錢新建的兩艘巨艦，頓時失却了  
用武之地。兩艦參加聯合艦隊的時間，因此也是極有限的，卽一九四二年山本任  
聯合艦隊長官時曾坐用過大和號一年，一九四三年春古賀長官亦乘坐武藏號若干時  
間，但均未參加過堪稱海戰的戰爭，至中部太平洋空戰激烈時期，該等巨艦且  
一度被當作運輸艦用過。兩艦之上戰場，是在塞貝海戰之後，其後不久武藏號先沉  
於菲列賓海戰中，大和號繼之沉沒於沖繩海戰中。二者都是喪在空軍之手。據傳武  
藏的沉沒，是在十月二十四日的對空戰中，爲五個魚雷及四個炸彈所中，卽退出戰  
線，於二十五日在驅逐艦清霜號護送返亞美衣島途中宣告沉沒。大和號則於參加沖  
繩戰後，在九洲南方海面爲美機千架轟炸，身受二百個魚雷的創傷，終與海波爲  
伍，身在該艦的伊藤整一中將，亦與艦共亡。

## 八 戰艦變廢鐵

迄此次大戰之前，列強海軍當局均以巨艦大炮主義爲主要目標，競相製造軍

艦，以爲戰艦之多寡，可爲勝負之決定，但馬來海戰之後，此種觀念即告一變。美國的建艦方針立即從巨艦主義變爲空軍第一主義，這也是珍珠港慘痛經驗的結果。像漢遜，鮑爾特溫及薩夫斯基等軍事評論家，均行宣傳空軍勝利，而促使美國轉向空軍第一主義。可是日本的海軍又如何？馬來海戰雖開覺悟之端，而日本的首腦部却依然迷信着巨艦大炮主義。在日本投降約半年前，當時的海軍次長井上成美中將，在哈得某方面質問「聯合艦隊究竟如何，大和與武藏兩艦是否尚健在」時，即答稱「海軍現已變爲海空軍，大和武藏已等於廢鐵了。」可是這種思想改變却已爲時過遲。直到投降前，日本的海軍部內還存在着漠視空軍的傾向。

## 九 近代科學的貧困

日本現代科學戰術的貧困，也是此次失敗的決定原因。陸軍方面太相信精神主義了，竟以爲竹槍可當飛機。在接近本土登陸時期，日本的參謀部居然一本正經的研究竹槍肉彈，一人十殺主義，這真是可笑之至。如果這樣的戰爭，門外漢均可爲

之，又何勞參謀職銜的職業軍人！

在美日戰爭中最初登場的科學戰，是電波兵器，時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可拉灣海戰中。這是一次小規模海戰，雙方參加的僅有驅逐艦數艘，但美艦隊因使用電探的結果，得知日本艦隊的行動，故當艦隊接近正面位置時，美艦突然一齊開炮，長月號首先着火沉沒，其餘諸艦亦均受重創。對於當時美艦隊一齊發炮均中鴿的一件事，當時的日本海軍如墜五里霧中，均莫明其所以然。後來始知道是用的電波探射器，當時損失雖少，而所受的刺激却甚大。此後美軍即到處使用電波探戰術，在北方阿留申方面，因美方得在霧中炮擊日艦，一時使日軍大起混亂。後來美軍中的電波兵器更層出不窮，如B 29型飛機使用的雷達，更非日本所能望及，在電波兵器戰中，日本是完全敗北了的。

惟時間雖較落後，日本也曾完成了優秀的電波探知器工作，祇是工業能力不夠使之大量化，同時因軍人科學知識落後，不能加以適當使用。科學水準的低落以及精神主義的誇張，妨礙了科學的進步，即使是比較科學化的海軍，在艦隊的訓練工

作上，亦每有利用人力勝於機械力之感。東鄉元帥雖曾說過一發必中的一炮勝於百發一中的百炮，但在日本海軍界中，像這樣的人手畢竟是少有的，尤其在熾烈戰鬥中，A級優秀人員的補充更感困難。可是日軍的訓練方式，雖有良好的電探器，却仍恃人力為主，是故使科學的研究熱心爲之冷卻不少。

總之，在兵器的製造與發明方面，日本遠落美國之後，在每一次海戰中遇見了新兵器之後，始加追模研製，可是等到完成，却又已經落後了。例如所羅門狹隘海面的戰爭中，魚雷艇，驅潛艇等小型艦艇會發揮極大的威力，美軍於事先即準備好許多新艦種類，以備作戰，可是日本的海軍却依舊注力於製造航空母艦，大巡洋艦等大型艦船，等到發覺錯誤而再努力打造小型艦船時，戰場又轉到廣漠的中太平洋來了，因此已製成的小型艦又不能發揮其威力。在飛機方面亦然，在傾注全力製造小型機時，恰爲需用大型機時，反之亦然。總之，對於新的兵器毫無定策，對於時間空間以及國家的生產力都漠視無睹。

如果將日本海軍的兵艦加以一艘艘的個別判斷，則據海軍自稱，是不比他國的

爲劣的。尤其是日本的那智級型大巡洋艦，是使世界造艦技術上發生一大革新的代表型優秀艦，可是因爲在建造當時完全注重於其最大的效用，故在此次戰爭中就暴露了若干致命傷。舉例言，日本本身雖是石油資源的貧弱國，但該艦的設計却非最優的石油不可，因此一旦燃料告斷，該艦就完全動彈不得了。日本於戰前雖早以美國爲假想敵，可是該艦的燃料却須完全依賴美國，這也足見日海軍艦政本部是怎樣的無智了。同時也說明了日本人的非科學性。

美國所嘲笑的日本特攻隊的自殺戰術，如究其根據，不外是極端精神主義的發揮。最初使用所謂神風特攻隊的計劃者，在日本海軍部內一時曾被視爲戰術之神明。此人卽是與日俄戰爭時名參謀秋山中將並駕齊驅的大西瀧治中將。

神風特攻隊最初確曾建立相當效果。例如根據普通的海軍戰訓，欲擊沉一艘航空母艦，至少需要八架攻擊機，而衛護的戰鬥機需有十六架。然而在特攻隊，因採用特殊的攻擊法，擊沉一艘航空母艦僅需一架到三架的飛機就夠了，即特攻機一架可抵充平時飛機十架。不過這種精神戰力，在根本上也有其限度的，以時間空間及

有形的戰力爲根基，最初確能期待相當效果，但到實際使用時，就發見缺點了。茲試舉一例，例如像所謂神雷親子特攻機，其構想是飛機一去不求生返，可是因爲缺乏空間的要素，在這種親子飛機還沒有到達戰場時，已被對方的戰鬥機半途攔擊掉了。因此特攻戰法的最後失敗，根本原因就是非科學性的冒險錯誤所致。

再看日本預備本土決戰時所採用的海軍特攻兵器，有如下述：

回天（人魚雷）——即是一人乘的魚雷，此種魚雷曾經過多次的改良，大體重八噸，長一四·六米，闊一米，水中速度十二節，續航力約八萬米（約十小時），後部裝有九三式的魚雷。前部裝有一噸六百的炸藥，可由母艦的潛水艇放射。此種魚雷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攻擊烏爾希時開始使用，後絡續在中太平洋，沖繩戰中使用。

蛟龍（特別潛水艇）——這是一種和偷襲珍珠港時同型的東西，當時原祇乘坐二人，後來迭經改良後，可乘坐二人至五人。長二三·九米，直徑一·八五米，魚雷發射管二，酸素自給，水中自力航走十三節光景，行動日數約三天。在夏威夷，

雪梨，馬達下斯卡爾各戰中曾使用過。

海龍（特別潛水艇）——在船腹能發射二式魚雷二枚，頭部有炸藥六百公斤，水上最高時速十七節，水中九·七節，乘二人，對壓深度百米，行動日數一日。在發射之後不期生還，這是和回天型相同之點，但一次也沒有在實際戰爭中使用過。

震洋（馬達船）——乘二人，速力二三節，頭部裝有炸藥三五〇公斤，有一型二型兩種，在南洋與沖繩曾使用過，但因對方的防禦措置未能發生效果。

震海（水中兵器）——是一種穿著潛水衣持有炸藥能在海底行走的武器，目標是停泊中的船隻，不過並沒有在實際戰爭中使用過；此外更有親子飛機的神雷，但因不能取得制空權，在戰場上即不能發生效果，沖繩戰中雖曾一度使用，然命中力僅一成光景而已。

## 十 陸海軍的相尅相鬥

在日本人中常聽說世上最沒有像日本人那樣不知日本的國民了。因為此次作

戰，雖美其名曰大家族主義，可是在一個屋簷下却發生了無數次的骨肉相鬥，就中最深刻難救的，就是日本陸海軍的相剋。然而日本國民對此，却一無反省。記得在中日戰事時某中國名人曾斷言日本必敗說：

「何以見得日本必敗？這是因為日本是個三分的民族。一是陸軍，二是海軍，三是官僚，三者互相鬥爭，日本無有不敗之理。」這預言今日確乎證明是事實。

用星和錨來象徵的日本陸海軍，是充分表示了黑白不相容的對立性格，而這也就是今日戰敗的最大原因。有人或謂如果此次戰爭而讓日本戰勝，日本軍閥的猖獗將更不堪設想了，這話在日本人聽來誠是歷史的悲劇。然則陸海軍的相剋原因又何在？爲求日本能再造和平起見，我們必須追究這一事實真相。

因爲陸軍是以陸上作戰爲主眼所建立的軍隊，由其性格必然尊重獨斷獨行的訓條。上至一個司令官，下至一個小兵，可以根據一定的條件而採取獨斷的行動，日本陸軍教育的根本精神亦即在此，不過此種獨斷獨行的思想，如果失却了適當的制馭手段，即易於流爲獨斷專制，而形成作亂的危險，在侵略中國東北事件前後，曾

因陸軍部內無數閥族跋扈，發生了五·一五事件，這是對閥族的反動勢力的挑戰，然而二·二六事件却使愛好專制的軍閥再撐天下，而出現了此次大戰中的東條軍閥。這不外是日本陸軍部內失却了駕馭力的表現。然則海軍又如何？這可從相反的環境中看出。

海軍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對一定型的強制，這是由海上生活特殊環境的關係，例如在軍艦內，自艦長至水手，各各循着秩序井然的命令系統而行動，在自己義務範圍之外，絕對不許可有擅斷的行動的。其組織極為理路整然，可是因為過份受統制的結果，不免趨向於保守和定型性格，失却了融通性，而發生了責任的迴避心。在海軍中所以沒有政治家，即由於此。

在此次大戰開始之初，海軍首腦部中多數認為並無勝算之望，故多主張非戰論；然而既知沒有勝利之望，何以不對陸軍公然提出非戰的主張？在東條壓力下唯諾諾的，不就是當時的海軍大臣島田嗎？這可見海軍是怎樣的不知有責任了。

由於海軍將帥之不知融通，及其性格軟弱，曾屢次造成悲劇。例如在菲列賓海

戰中，當時全無防備的航空母艦隊，因接得數百哩外艦隊司令部的「全軍突擊」命令，竟隨同其他戰鬥艦一起衝入美機動部隊之中，等於是白白送死。如果當時有決斷的司令官在場，自然會使航空母艦退避的。總之，不僅在戰鬥的場合は如此，就是在訓練方面，亦每不脫形式主義的虛套。

日本海軍當局的優柔寡斷，每在戰場上失去好機會，是導戰局於不利的原因之一。自美軍開始攻擊爪島以至日本投降，從其間各個鬥爭經過看來，多是雷聲大雨點小，既無戰略的重點，也無作戰的自主性，祇是在美軍主動下一味招架而已。像在塞貝島作戰之時，因日方的估計錯誤，以為美軍必至巴拉喔島登陸，遂將塞貝方面的陸海主力悉移至巴拉喔方面，及至美軍乘虛直迫塞貝島，日本的作戰當局即陷於驚慌失措的狀態，失卻了兵力再展開的機會，終使塞貝輕易失陷美軍之手。美國海軍大將布拉特會這樣說過：「日本海軍的將兵雖然能忠實執行一定的計劃，但對於臨時應變處制卻一無所能，」這確是至言。此種陸海性格的相異，再加上日本島國的劣根性排他，嫉嫉，就形成了陸海軍反目相剋的原因。

## 一一 海洋決戰與大陸決戰的爭論

因陸海軍思想的相反，妨礙了統帥工作的一致性，實是此次大戰中日本的根本敗因。當海軍選擇雷伊太島爲決戰戰場而呼號應注陸海軍全力於此時，陸海部內却突然喊出中國大陸決戰說，結果雖在呂宋平原計劃展開山下兵團，却已時機已晚，日本在菲列賓已在全面崩潰中了。

在沖繩決戰當時，日本海軍例舉日本本土，中國大陸及台灣三方面的優越地位，而認爲一旦沖繩被擊破，自中國大陸和日本本土的交通線即有受切斷威脅，主張非堅守此線不可，力主沖繩決戰說，可是另一方面却有人呼號本土決戰，而使統帥工作自行分裂。當時的陸軍，甚至禁止使用沖繩決戰文字，陸軍部內具有相當地位的某人，且說出這樣的兒戲話，即「日本陸軍縱使在本土決戰中失敗，仍可在中國大陸上從事長期作戰。」

陸海軍相剋最激烈的時期，是在中部太平洋決戰時期。當時中太平洋的戰局，

美軍以強大的兩正面作戰，自中部太平洋攻入馬歇爾，可撒林，路德諸地，同時在新幾內亞方面則展開了拉巴爾的激烈空戰。那時的日本海軍，認定中太平洋的決戰，才是決定太平洋命運的戰爭，因此集中航空兵力於此一線，預備阻止強大美軍的進攻，但鑒於當時飛機的激烈消耗，形勢極難逆料，因此在海軍部內發出了要求增加海上航空兵力的猛烈呼聲。其時日本的飛機生產，陸海軍本是平分秋色，然而海軍當局却要求飛機悉數供應於海上航空，並促令當時兼任軍令部總長的島田海相發言說：「如果不死守馬歇爾和拉巴爾的一線，則海軍對於此後的戰敗不負責任。」可是主張大陸決戰的陸軍統帥派，尤其是東條派，猛烈加以反對，於是即展開了陸海軍雙方爭奪飛機的鬥爭。

在後來的統帥會議中，決定陸海的飛機分派爲三對二之比，然而陸軍却以強制手段使這比率倒轉了過來，當時海軍的岡和和陸軍的佐藤兩軍務局長，曾爲此大起爭論，鬧得軍部內盡人皆知。而且正在中部太平洋進入激烈空戰階級時，即一九四四年三月，海軍却突如其來的發動了緬甸國境戰，這足見日本的統帥部是怎樣的混亂

無主了。

緬甸戰的結果自然是失敗，雖然日本國民在統制新聞下祇聽到一片緬甸戰勝利的消息，但到了自印巴爾潰退時，總於露出馬腳來了，日軍一敗千里的事實，使日本人民一時不勝驚愕。戰力既遭如此分散，中部太平洋方面的戰爭當無好轉之理，及至巴拉爾一線破裂，中部太平洋的戰爭就成了美軍獨霸的形勢，而塞貝亦即隨之失陷。

## 一二 總一空軍之夢

統一空軍是世界性的問題，也是當時日本的問題。日本雖然在此夢未實現前已告解體，但在此次戰爭中爲這問題所引起的激越爭論，是值得一記的。日本的海軍，對於統一空軍問題，在原則上就表示反對的，早在作戰初期議會的祕密會議中，島田海相卽已屢屢表示此意，海軍首腦部亦堅持此種反對意見。然而陸軍部內的統一空軍論卻相當堅強，雖在表面上表示冷靜，骨子裏卻不肯相讓。

空軍統一論的根據是，一、由於空軍的機動特性，容易自戰場調動，而能產生兵力集中的效果，此外在軍備經濟化一點上亦有其利，特別像日本那樣兵力寡少的國家以對抗強大優勢的國家，更得有賴空軍統一。更有主張以統一機種以增加飛機產量的。但對此表示反對論調的，則認爲此舉將使統帥權更複什化，卽由陸海軍的統帥分立，再加上空軍獨立之後，統帥將分成三元化，統帥的混亂勢不可免了，海軍方面更以歐洲大戰初期的英德海戰舉例說，德國俾士麥號的沉沒，就是德國空軍過份統一化的結果，致使當時的德艦未能充分獲得德空軍的協助。反對論者又認爲在技術上統一機種也是困難的，尤其是戰時，改變原來的機構更含有危險性。然而在此次大戰的半途，空軍的重要性大見增加，無論陸軍海軍都非取得空軍的協助不可，尤其是空中作戰的連續特殊性，再使空軍統一論達到了白熱化，特別是在陸海航空隊的本身中，此種呼聲最爲激昂。

親身經歷過中部太平洋空中決戰的日本空軍某青年參謀，曾說「如今日還不統一空軍，則戰敗已洞若觀火。」然則究有甚麼東西妨礙空軍統一呢？當時的大半陸

海軍人，雖認為可能時當可使空軍統一，不過一臨到實際問題，陸海軍間彼此就發生了利害問題，陸軍方面如果空軍統一而歸於自己傘下，自無不贊成之理，海軍亦然；海軍且謂就飛機及航空人員的技術言，海軍的航空實較陸軍為優，故主張空軍必須以陸海軍為主體，不肯相讓，問題就一直在此有耶無耶之間成爲懸案。尤其一輩開口閉口「陸軍」「海軍」的職業軍人，在他們眼中除了陸海軍外簡直無國家，更不用說是統一空軍的問題了。美國是唯一沒有統一空軍的強國，但由此次大戰中得知空軍的重要性，也承認了空軍的獨立性，雖在形式上尙無統一的空軍，但像美國的陸軍戰略航空隊，已漸次變爲脫離陸海軍的獨立戰體，而到處發揮其威力，日本統一空軍論的畸形產物，就是一九四四年春誕生的軍需省，但在此軍需省成立後，陸海軍爭奪飛機的暗鬥，依舊激烈異常，就連前線的航空隊司令，亦對陸海軍的不乾不脆的態度表示憤慨說：「空軍的統一，在海空的首腦部盡爲炮兵科和水雷科出身的人物所蟠居時，是絕對無望的，他們的大炮巨艦主義一日不死，就一日無從改良，他們爲了自己的利益，根本不歡迎比較新穎的空軍活動。」

吉田參謀更進一步說：

「阻礙空軍統一者，更有着陸海軍晉級年度差異的個人利害考慮在。在今日組織之下，海軍較陸軍的晉級隔開有二年的距離，如果空軍一旦統一，海軍必屈居陸軍下風，這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障礙。」

總之，日本陸海軍的相交猶如水火之不相容。在塞貝島戰時，海軍認為這裏是它的生命線，主張以現存的一千架飛機一應出擊，而向台灣和非列賓方面的陸軍航空部隊要求飛機協助，可是陸軍却藉口印巴爾的戰爭，反將在台灣的五百架飛機調到緬甸去了，而這些飛機於開到新加坡後，因不熟悉海上的航法，先後不是遭擊滅損壞，就是不知去向。

### 一三 空言決戰

在此次太平洋戰爭中，除初期的戰爭置之不談外，自美軍在爪島開始總反攻以來，日本即自攻勢轉落為守勢，直至沖繩一戰而終幕，就此階段的日本作戰觀察，

日軍實未能認識其戰略的要點。像拉巴爾航空決戰，菲列賓決戰，塞貝決戰，以至沖繩決戰，每次日方雖大聲呼號爲決戰，却無一處能發揮全面的戰力，而常在決戰半途宣告後退，這是日本陸海軍統帥間矛盾所造成的悲劇。

何以日本會有這許多空口呼號的決戰？據一九四五年春自歐洲戰場視察歸來的陸軍大佐講，即日本作戰的方式，恰和現代戰所取的一切方式相反。即「假定近代戰的形態是一隻三角形，則在歐洲戰爭開始，聯合國軍的作戰，是經常採取先行突入頂點的方式的。即頂點即使被破，但愈近底邊時，而的縱深和幅的廣闊亦愈顯力量，猶如楔之爲物，可摧破任何阻礙。反之，日軍則常採取底邊作戰方式，若不幸而底邊之一角崩潰，結果就易引起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

日軍在作戰之初，一時確也獲得相當戰果，迨至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戰的消耗與疲憊卽漸露其徵候，不旋踵間卽向潰滅一途跌落下去了。這裏足見於開始之初日本的統帥當局是怎樣的準備拙劣，根本無操勝算的預謀。

從歷來的清日，日俄以及中日戰事看，日本式的卽決卽戰法，在於確保點的一

點上，確曾發揮過充分的效果。然而此次大戰的戰法早有不同，早由點而擴大為面與線了，舊式的大陸戰術是根本不適用了，即是日本的統帥部對此也並非完全不知道。不過他們却把美國的生產能力估計太低，同時又妄信美國的思想將起動搖變化，而造成了戰略判斷的根本謬誤。

自瓜島敗退之後，因美軍的強有力進攻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於是混亂就不能收拾了。結果到處祇聽見決戰決戰之聲，而却處處陷於絕境。其實真正的絕境還在陸海軍思想的根本矛盾。陸軍始終固執於所謂大陸決戰，海軍却也不肯放棄海洋決戰的重要性，各自爲了自私的功名，大家推諉出兵，戰略重心既失，戰局勢必導於敗北之境。

據說在海軍內部大呼塞貝決戰時，東條曾藉口「如塞貝決戰成功，聲譽息將歸海軍所有」的理由，暗示部下拒絕對海軍的援助。可見日本陸海軍的自私與矛盾衝突，終使一切決戰盡屬空言。

## 第五章 「共貧圈」

### 一 山下軍政與今村軍政

在日本將新加坡改稱爲「昭南島」時，有識之士早在皺眉了，新加坡一詞在馬來語的意思是獅子，這是大衆都知道的。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却使之改了一個帝國主義色彩的臭名，而猶自鳴得意了。

當侵略馬來及新加坡的大船團猶在越南的東浦灣時，率領此船團的山下奉文二十五軍部下的幕僚們，已經擬好將新加坡改名的計劃了。此輩幕僚因受征服者心理的支配，根本就缺乏對當地人民的人權與文化的認識，所以根本就無所謂民族政策。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即新加坡失陷後日本第一次天長節時，山下以軍司令官名義發表了告馬來及所門答臘民衆書，該處即是二十五軍的占領軍政區域，這

文書內容完全說明了日本侵略者的立場。山下奉文在此文書中一再稱呼當地的人民爲「新歸之民」，且以爲這是當地人民的「光榮」。此事傳到陸軍省之後，對於現地軍亦不免大起物議，但二十五軍却並不因此稍斂其氣焰。

山下本人，是一個軍人性格型的老粗，他將一切都委諸部下，並且聲明一切戰功盡歸「英靈」，因此在攻下新加坡之後，並沒有舉行入城式，僅舉行了慰靈祭。他似乎相信此地將由日本人的血永久加以占領，至少當時是抱此信仰的。因此當後來東條率領了佐藤賢了在南方旅行而擅自答允暹羅的畢逢首相許割以北部馬來四州時，二十五軍的首腦部不免大爲喫驚憤怒，然而當時山下已被放逐在滿洲了，因此也就無可奈何，祇是暗下斥責東條爲「出賣戰友之血」而已。

担任山下配角的軍參謀長鈴木宗作忠將，（卽後來在菲列賓島率領山下軍担擋雷伊太島防衛戰者），是名古屋地方出身，却氣量奇小，但此人除了是有好好先生的性質外，更是一個手段力量卓拔的人才。此外還有一個真名木少將，他是山下任軍政部長當時的鈴木的部下，但這些人都祇是軍人，不是能夠担当軍政大任的人；

其後不久，真名木即被放逐到婆羅洲去担任軍參謀長了，後繼者是渡邊大佐。他和華北的特務機關長鈴木貞一頗爲相知，也自稱爲是中國通，不久且在幕下拉攏了若干中國浪人和投機份子。由這輩人在馬來攪出來的所謂華僑對策，可想而知是怎樣的東西了。

## 一一 對華僑的殘害政策

當時尙是中佐的鬼才辻政過，也是二十五軍的作戰參謀之一。馬來作戰全是出於他的計謀，在部內有俊才之稱。後來在赴納爾卡諾爾的船中，頭部爲美國飛機的掃射所中，始覺悟到「決定現代戰的是飛機」。照他的說法，馬來戰是不屬於現代戰的。與辻政過應該相提並論的，是軍政憲兵隊長大石正幸（當時中佐），他是一手施行壓迫華僑的主角。

馬來在戰前即有揭張民族解放運動的共產黨存在了。同時以新加坡爲根據地的胡陳兩家的華僑資本，形成了勢力深固的殖民地財閥，對本國以經濟援助抗戰，盡

了不少的貢獻。這一切勢力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之前，雖不得不一時斂跡，但馬來戰事中游擊隊的活動從來沒有絕跡過，即在新加坡失陷後也沒有停止過。而且馬來的華僑，無論在量與質方面，都遠駕於馬來士著之上，故穩然是當地殖民的基礎。

泥足愈陷愈深，在對中國的侵略戰中，原早顯示了因果律，可是日本在馬來所施的軍政，却依舊無視此種教訓。在新加坡失陷後不久，日二十五軍的首腦，即成立了一個專以殺害華僑為對象的專部，號稱「純粹作戰行動之一部」，短時期內虐殺華僑達數萬。此項計劃是在絕對秘密中進行的，當時除了憲兵及憲佐外，一般人且不准進入新加坡市內。大批華僑在共產黨或敵性暴動份子的藉口下被檢舉，且未經調查審問，即加慘殺，無辜的人民被害者不知凡幾。慘殺的手段是一律斬首，有許多人被成羣的押至鬧市斬首後，屍體即任憑在烈日下暴露，無人收埋，因此發生腐臭。而且不僅是華僑，許多馬來人也在內，這就是日本在南洋「解放」民族戰的開幕一頁。因此山下奉文即使不在馬尼拉被判死刑，但他的責任，亦絕對不能逃避。

死罪之刑。

二十五軍以殘殺爲手段的所謂「確立治安」的軍政方針，果然發生了效果。華僑在侵略者的殘暴恐怖之前，不得不勉強對日軍表示「忠誠」。然而日軍容許他們活命却不是全無代價的，他們要求華僑用財產來抵命。是年四月十九日，華僑代表即以五千萬圓日金獻給山下奉文，並舉行了所謂華僑「助命式」。會場是在安得遜橋頭大廈的軍政部大廳上，其時二十五軍的首腦部都以爲已獲得了征服華僑的成功，大家滿臉笑容。不過這五千萬日金却確是供給了日軍一個有力的財源。

他方面，逃過日軍毒手的一輩抗戰活動份子，立即轉入地下活動，在北部馬來着手再組織工作。至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期，他們預先見到馬來食糧問題的日趨惡化，即避至日軍耳目不及的森林中，從事開墾工作，發行自己的貨幣，確立了持久性的鬥爭。後來又與殘餘部隊的英軍取得聯絡，組織工作隊在全部佔領地區展開軍政的游擊工作。游擊戰爭雖然進行緩慢，但隨歲月而展開了其規模與速度。自襲擊日軍，破壞鐵路，公路，進而實行反日的鬥爭宣傳，雖屢仆而屢起，在日本憲兵隊的

每月報告中，游擊事件逐月增加，不僅華僑，就是一向馴順慣的馬來土著，也日增其參加的傾向。特別是交通威脅，使日人旅行感到不安全，甚至不可能，且運物資的運輸都遭阻止了。

二十五軍「確立治安」的一塊招牌，結果却變成了治安惡化。胆子弱小的鈴木參謀長此時往往想起那場慘殺的惡夢，竟也不免說出「那事未免過份了」的話，不過憲兵隊長大石却依舊強硬異常，一味堅持澈底檢舉。後來據說大石因此患了神經衰弱病。日軍雖屢屢派兵至北部馬來討伐，但因游擊隊獲得當地人民的擁護，日軍始終未能獲得游擊隊的根據地所在。這事雖明明說明了日本軍政的失敗，但二十五軍却猶欲虛文掩飾，對外發表僅稱「除一部份土匪蠢動外，一般治安良好」，以欺騙日本內地的人民。

### 三 渡邊大佐與砂田重政

當砂田重政出任二十五軍最高軍政顧問的命令明白發表時，軍中的幕僚都感到

不快，隨即表示了加以阻止的強硬態度。他們甚至露骨表示不讓政治家來分沾佔領地的一杯羹。因此砂田於赴任途中不得不暫緩到新加坡而逗留在西貢。此中曲折，後來給軍部知道了，由於軍部的調停砂田始得赴任，而其時渡邊大佐亦見風轉舵出來表示歡迎。不過砂田遭此打擊後，他的軍政顧問也早不香脆了。在他被起用的時候，原是想令他去約制當地軍人的散漫和亂行的，但結果他却祇是同流合污了。

渡邊的羽黨在軍政部中的勢力日見伸張。如果誰不經他們的勢力媒介，不論你是司令官也好，商人代表也好，休想在佔領區沾得一分便宜。例如關於橡皮業的交易，陸軍省本想交託給日本本國的一流企業家，可是渡邊却先下手為強委託給了當地中小企業的同業公會。有一個橋本欣五郎的羽黨叫黑沼某的造船業者，本是一個投機專家，他想到南方來一賭造船業，也終於失敗了。

技術官出身的交通電氣專家前代議士增永元也顧問，自參加為軍政首腦部之一之後，即踏勘東盆湖水力發電的可能性和陸上交通的實情，倡言建設當地重工業。當時寺內的南方總軍已自西貢移駐到新加坡，立即和二十五軍之間到處形成了對

立。結果增永的計劃都遭雙方所反對，砂田也附和反對方面。這輩軍人所持反對的理由是：「如果在占領區建立重工業，而將生產技術去教給智識水準落後的當地人民，將來他們必將以此爲武器而和日本相對抗。」在他們這種見解下，他的大計劃全部給打消了。後來砂田回到東京建議將南方各公司的股票和國債相交換，算是他的貢獻，但國債的大部份是財閥們掏腰包出的錢，這樣一來豈非將南方資源的取得權讓給了財閥嗎？因此被軍部所反對，而砂田亦即噤若寒蟬不敢再提此議，並且丟了他的顧問。

此時山下被罷免二十五軍司令官放逐在滿洲已達半年，繼其後任者爲齊藤瀨平太中將，但他早已無法挽狂瀾於既倒了。

#### 四 失樂園的爪哇

在爪哇派遣軍組織了大渡洋作戰船團沿赤道南下之際，軍司令部宣傳班的御用詩人大木淳夫，對於印第西亞的樂園爪哇，懷着一顆思慕和感動的激情，即在船

中執筆寫起抒情詩來。此卽後來在當地以漂亮裝璜出版的從軍詩集「海原之歌」。他的詩中使人發生興趣的一點，是居然亦懷着參加印第尼亞解放戰的理想主義。和他同在的一輩朋友，有淺野晃，富澤有爲男，武田麟太郎，北原武夫，大宅壯一等人。

擁有這批宣傳班的軍司令官，是無髻將軍今村均，他曾當過外國的武官，在軍部內也算是一個文化人的。二十五軍陣中新聞還有一位也是御用詩人的北川冬彥，他居然寫一些麻雀啦姑娘啦之類的風物詩，山下看了很光火，不過這與起草「告新歸民衆書」一類宣傳文字的文化評論家中島健藏畢竟有所不同。至少照當時的說法，在爪哇派遣軍有一種文化主義存在，這輩窮文人一面雖垂涎着世界寶庫的荷印心臟部，同時對於殖民地民族開放的熱情也不無感動。不過他們的趣味祇是在爪哇的紗籠，土王宮廷中所能見到的民族歌舞。以及令土人叩首，用日本語誦讀宣戰詔書之類的侵略主義的行經而已。

據有爪哇派遣軍實權的高級參謀原田大佐以下一輩上級將校，都是根本不齒於

任何文化主義的職業軍閥。他們對於反對者所常用的言辭，不外是「作戰的必要」等一套。當時在爪哇的印第西亞民族運動，本早已經過相當磨練，且有不少富有行動性能的能幹領袖，可是這些軍閥却根本不置一顧。在侵略爪哇後不久，日軍的參謀和憲兵勢力，立即開始檢舉進步的民族主義者了，破壞了他們用血換來的組織。而以官僚組織相代之。後來出現的所謂爪哇中央參議院，就是這種東西。

當時已離開爪哇潛居於三寶瓏的民族主義領導者斯卡爾諾博士，在日軍到來之後，即祕密懷着抱負來至巴達維亞，不過他手下的優秀份子，却都遭到了投獄的慘運。

斯卡爾諾雖然老早就看出事態的真相，但他最初對於日軍猶懷有一種期望。然而他雖見到日本許可菲列賓和緬甸「獨立」，而今村均以三A運動的名稱相號召的一種亞細亞團結運動，却和他所預期的大相逕庭。這種運動是由宣傳班以一種文藝化的粉飾運動開始的，可是斯卡爾諾所希望的，並不是三A運動所謳歌的「我的太陽·日本」式的「盟主日本」運動，他們口口聲聲要求的是獨立。

農產豐富的爪哇與馬來不同，那裏是民族統一，均受着回教政制所支配，所以日軍佔領後不久治安即告恢復。不過維持治安的力量，決不是靠的崇高的理想，而祇是靠軍警和虛偽宣傳而已。至一九四三年後半期，隨南太平洋戰況緊急而俱來的食糧惡化問題，終於使西部爪哇開始發生了暴動事件。回教徒除襲擊穀倉，殺傷日本的憲兵之外，同時開始了反日宣傳。當時日本雖替代荷蘭統治了印第尼西亞民族，但除了皮膚的顏色相同一點之外，並沒有任何地方勝過荷蘭之處，這就是爪哇「失樂園」的全部真相。

## 五 小東條畢逢首相

恰如東條一身兼掌首相，陸相，軍需大臣及參謀總長諸要職一樣，遲遲的首相畢逢，當時也是一身兼任陸海空軍元帥的顯位，他是首相，國防大臣，外相，內相，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在外表上他是一個民間人物，但實際上却是懷有權謀術策獨裁陰謀的一個野心家，這和東條也恰好相同。東條有其「東條軍閥」的集團，並靠

了憲兵政治來推行自己的慾望，而畢逢也以邱康大學的校長身份，在青年的知識份子中灌輸所謂畢逢思想，他組織了「余瓦慶」（青年訓練運動），「余瓦納利」（女子青年運動）以及「拉塔尼學姆」運動（國民信條運動）將國民大眾驅上國家主義之路，同時他也有秘密警察，即「喪胆紋」，以之強化獨裁勢力。

「喪胆紋」的最高指揮者是警察局長陸海陸軍大將安東。安東是暹羅政府中的一個混血種人，他的父親是印度人，母親是暹羅人；他和畢逢是軍官學校時代的好友，因此兩人之間的關係猶如影之隨形。安東是一個很古怪的人物，外面對於他的私生活頗多傳說。據說自從他成爲畢逢不可缺少的人物以來，即和他的妻子過着分居的生活，自己一個人住在一座二層樓宅子的小室中，每日的飯食由他的汽車夫從妻子那裏搬來，衣服亦拿回去洗，而家庭的打掃工作，則委諸汽車夫之妻。每隔十天或半月接見他妻子一次，而接見的場所也祇在會客室中，說些家庭瑣事，談話完畢，他就着妻子回去了。他做事非常熱心，夜上常換了中國服裝坐着三輪車巡視檳榔市街。但他很少見客，更少出席公共的集會。

尤其是在各國外交使館人員的招待會中，從未見他出面過。日本人中曾與他會晤過的，祇有在太平洋戰爭開始前後任駐暹羅軍武官的田村大佐，而且也僅見過一次面。他的褐色的皮膚，充血的眼光，猶如日本刀那樣含有一種凶惡的意味。就是大臣們在他的雙目瞪視之下，也都感到不寒而慄。有一次筆者曾請求契耶本內相要求會晤安東（當時兼內務副相）。但他雖是內相，却對我說：「就是我自己，也不能隨便見到他，你還是斷了心吧」。我就問道：「他不是你的部下嗎？」「可是我祇在有事商量時或在會議中才得見到他呢」。由此一事，也可以想像到安東是操有怎樣的潛在勢力了。此外，暹羅的警察力量，亦較他國為強。在太平洋開戰當時，暹羅兵力約有三萬，而警察却也擁有相等的力量。

畢達本人統有陸軍，而安東則統制着警察，這兩人就猶如唇齒之相輔。

當東條在將石原莞爾編入預備役，放逐了他的軍籍之後，正是他的鼎盛不可一世的時代，但他的力量愈大，自身的危險也愈大，有一次他去參拜靖國神社，特地穿了西裝，帶了妻子趁電車同去，以避人耳目，並令便裝的憲兵相隨護；畢達在此

也不例外，他曾三次遭遇過危險。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五年他任國防部長時代，他正在看足球比賽時，突然出現一個五十歲光景的男子向他狙擊，擊中了他的頸項和肩部。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任國防部長兼農業部長時，在私邸中被他的手下人用手鎗追逐。第三次是在同年十二月中正在宴客中和家屬圍坐時，險遭毒藥所斃。因為有此種種經驗，經常隨身帶着手槍以自衛。有一次在會見外國記者團時，席間曾有人問他願否去日本一遊。他答說：「很希望能去一次，但國內事情很忙，且有種種暗殺事件的擔心，所以不大適宜到外國去」，這是充分表現了獨裁者的苦惱。

## 六 女炮兵大佐

畢逢的夫人拉愛特砲兵大佐（因畢逢也是砲兵科出身，她也學了砲兵科），一身兼備好幾種官銜，即王室特別侍從副官，女子士官學校校長，國民文化學院（學長是畢逢）的婦女文化部長。她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平常原是很忙的。但在青年訓

練運動和女子訓練運動等舉行閱兵式時，她總穿着砲兵大佐的軍裝勇糾糾的前往參加。女子士官學校的訓育方針，是使在國家有事之秋，女子亦可與男子並肩爲國服務，即在平時，亦在家庭生活中參以規律性的軍隊生活，以促進生活向上化。國民文化學院婦女部長的職務，是在調解夫婦糾紛，婚姻事件，婦女就職等女性問題，也是在求婦女的生活向上。他更常以「暹邏之鳩」的名號，在無線電中向暹邏婦女講解時事問題。

至於緬甸的巴莫夫人，是和陳璧君一類的人物。卽以自己爲中心組織政治集團，干涉政治，在巴莫任傀儡總理之後，她且干涉到政府內部的人事，因此頗爲人所非難。在巴莫訪問日本的時期中，東京，東克等緬甸的有力政界人物，且曾連名向日本駐緬派遣軍指揮官控告過巴莫夫人的罪行，而要求肅清政府內部。也足見她對巴莫聲名的影響之大了。

## 七 獨裁黃樑一夢

畢逢內閣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因向一九四四年七月的人民會議要求承認關於施行都制緊急命問題的結果。此項問題因遭人民會議的猛烈反對，即舉行無記名投票，結果繼續七年的畢逢就坍了台。

所謂都制施行事件，是畢逢欲將在盤谷之北北西三百哩的一個叫貝契耶本的山城建爲新首都，該處爲通達越南國境喀特拉的險要地區，面臨眉那姆河支流的巴撒直河，四週重山密林，爲天然的險要區，畢逢想以此處闢爲新首都，可是結果却耗費莫大資材，使多數人民喪身於虐疾患中，故遭到了極大的攻擊。

不過這實際是人民對畢逢獨裁的不滿爆發，此外華僑對於壓迫的反抗，以及一般人對畢逢夫婦私生活的責難，終於使他的獨裁夢破壞了。繼畢逢下台之後組閣的可恩首相，於其施政之原則中，即明言「政府是國王的政府，當根據憲法以施政」。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畢逢已被檢舉爲戰犯，他的政治活動的根據，自將從此

滅絕。

## 八 巴打戰的頓挫

馬來的山下，緬甸的飯田，爪哇的今村均，都是屬於寺內南方軍總司令部下面的，但菲列賓島的派遣軍則因地理上的關係而直轄於大本營。在攻佔巴打半島之前，日本將原來的土橋師團調至泗水，而以奈良師團代之。但這奈良師團本是後方的警備師，大部份都是老弱之卒，其戰鬥力極為低劣。他們剛剛開到，即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奉到攻擊的命令。但在美軍的猛烈的砲火下却不能前進。此時始調上森岡師團聯隊增援，開始總攻擊。但在一月下旬的金那瓦岬及卡納斯岬上陸戰中，二個大隊竟打得一個人也不剩。大隊長以下悉告「玉碎」。因此日本的所謂「玉碎」，並不是從阿茲島才開始的。當時的戰鬥狀態，在後來被俘虜的美非軍參謀口中獲得證實。即迄終戰為止，京都十六個師團損害極為慘重，其殘部在南呂宋島及奈克羅斯島一帶担任警備之後，即轉駐至雷伊太島。土橋師團的參謀長前田正實，亦於二

月下旬被調至西部軍司令部，而以和知台灣軍參謀長繼其後任。和知於三月三日至馬尼拉，於取得在九龍半島的重炮隊增援之後，始於四月三日再行總攻巴打，五月五日而總攻喀萊杜特爾。因攻略巴打半島的頓挫，至七月末本間，森岡，奈良三中將均遭革職的處分。

## 九 「東條大總統」訪菲

日軍侵入馬尼刺之後，即仿日本本國一樣的在當地成立了「鄰組」（保甲）。菲列賓人雖一向嫌惡統制，此時却沒法祇得成立了鄰組，因為若不如是，就不能獲得米，鹽，衣料等物的配給券。

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道夫特街上整齊的掛滿了日本太陽旗。菲列賓人知道一定有些日本高官要來了，他們看見十餘輛美國製造的高級汽車自南開向北面，車上都插着日本的紙旗，雖然不知道是誰來坐的。這就是首相兼陸相東條於當天在田中靜一司令官，和知參謀長，宇都宮副參謀長，村田最高顧問，巴爾卡斯行政長官

等人歡迎下至馬尼拉旅館的沿途風景。

翌日六日上午在路奈他公園中召開了所謂「獨立許可感謝大會」。東條會對鮑斯許以割讓安太姆，尼泊爾諸地，而對暹羅則許以歸回緬甸與馬來諸地，現在又對菲列賓許以了「獨立」，好像這些都是他自己給與他們的東西。一向祇知道美國式民主主義的菲列賓人，原不知道日本有所謂天皇，但他們却知道有一個「東條大總統」。感謝大會終止後，汽車歡迎行列又照昨日的方式開至東條所在的音樂堂門口，然而東條却不坐汽車，他戴了一頂軍帽竟混在民衆中走起來了。這使擔任護衛的憲兵大喫一驚。其實東條這種行動，不過是模仿希特勒式的對民衆小施技倆吧了。

## 十 粗製濫造的菲列賓「獨立」

自觀察南方佔領區歸來之後，東條即於六月十六日的第八十二次議會中宣佈說：「對緬甸於最近將來許以獨立，對菲列賓則於本年中許以獨立。」似乎表示他

對菲列賓的印象很好。菲列賓的當地駐軍原預期在翌年元旦玩這套把戲，現在東條却聲明即在本年實行，這可使軍政監部慌了，他們認為即使明年尚早。在先，軍政監部為圖恢復治安起見，曾以「獨立」為餌告誡菲列賓民衆說：

「日本是信義之國，武士道之國，一旦諾言，是必然付諸實行的，如菲列賓人民更舉協力之實，即可許以獨立。這全賴菲列賓人民自身努力而定。菲列賓人民爲此，一、應該消滅美國的殘餘部隊和島內的兵匪，二、應該脫離依賴美國經濟，再編經濟制度，三、肅清美國精神，還元到東方精神」。可是因爲游擊隊的出沒無常，經濟開發工作無由進步。在呂宋島方面日本棉作會社業已有數十名職員被殺死了，在派納島安契凱銅山中的石原產業會社亦有幾名社員被射殺，在奈克羅斯的砂糖工廠，亦屢次受到襲擊，火酒池且化爲灰燼。因此在當地軍的意見，「獨立」至少要待治安多少恢復之後，可是現在東條却明白確定了日期。其實東條自然不知道菲列賓治安的真相，而且他一向是不喜歡聽壞消息的。而一方面菲列賓人之對於日本，却常常有這樣的說法：「西班牙給了我們宗教，美國給了我們學校，日本又給

了我們甚麼呢？」

然而日本對此的答覆是：「此種乞食根性是要不得的。日本雖沒有物資，却給了東洋道德，促成了菲列賓人的菲列賓」。完全是空口白話。所謂東洋道德，所謂獨立，這些東西根本無需日本負擔。「獨立」後的菲列賓人生活不僅未見安定，而且是更困難了。「獨立」云云，祇是想把不安定的菲列賓人生活問題，由日軍的手中轉嫁到菲列賓傀儡政府的身上去吧了。日本就連一匣火柴也沒有帶到菲列賓去。日軍所到之處的所謂「共榮圈」，却實實在在是個「共貧圈」。

### 一一 三日天下的傀儡總統

六月十八日。村田軍司令官命令「卡力巴比」團（即新菲列賓島建設工作團）組織「菲列賓獨立準備委員會。」當天即在馬尼拉的都城劇場召開「卡力巴比」大會，以「民衆代表」拉烏萊爾爲主席，選出了二十名委員，但並不是自由選舉，而是由日軍軍政監部指命的。當時推稱病身不與日軍合作的麥尼愛爾，羅哈斯（譯

者按：即現任菲列賓大總統，竟亦硬被指名爲委員之一。

當在「卡力巴比」大會中宣唱羅哈斯的名字時，滿場如瘋如狂的拍起手來。因爲羅哈斯在青年智識份子中，人望非常高，祇要羅哈斯的名字在內，這個委員會就可被認爲是與民衆有關的了。羅哈斯在北部明多諾被俘時，曾慷慨但求一死，但由和知少將的一言救了命，因此他對和知很感激，不過他確信這次戰爭勝利必屬美國。日軍祇是想利用他的力量與名望而屢次促他出馬，然而他總推託病體不就。像宇都宮副長就認爲「將羅哈斯放在馬尼刺是不利的，不如送往巴基附近加以軟禁爲妙。」但也有人相信「他一旦就任菲列賓總統，即可對日本合作。」可是宇都却表示說：「不論他有怎樣的人望，但不對日軍合作，是不能讓他做大總統的，到現在爲止，幾曾看見過他對日本軍政合作過。這從道義上也是說不過去的，所以讓他先表現了合作之實，下次再舉他爲大總統亦不算遲。」當時和知參謀長想以羅哈斯爲大總統，而宇都副參謀長則表示反對。他們知道奎松對於羅哈斯也是另眼相看的。而美國人對於羅哈斯的冷靜頭腦，也每嘖嘖讚美，可是他却不肯對日本合作。

反之，拉烏萊爾在外表上却是有幾分東方人性格的，他提倡「孝信」，講談「廉恥」，這恰和日軍的政治要求相吻合，因此在日軍的軍政府下，得就任了司法部長，後來在阿基諾就任「卡利巴比」的副總裁之後，他又擔任內務部長，而不久就成了傀儡大總統。東京帝國大學更根據拉烏萊爾的一篇「選舉法」的論文，授予他學位。他曾當過律師，也擔任過大理院的法官，人是一個熱情的人，頭腦亦好。例如他在大東亞會議中，曾不用原稿而發表了一大篇演說，這使讀慣原稿的日本政客們大為喫驚。

當烏拉萊爾任大總統的消息傳到阿基諾和伐爾加斯耳朵中時，他們二人竟一夜未能睡着。阿基諾曾親自到日軍副參謀長處問說：

「這是甚麼道理？」

副參謀長回答他說：

「這次讓給拉烏萊爾吧，下次是你好了，你不是年紀還輕嗎？」

阿基諾說：

「如果實行自由選舉大總統，我是決不會輸於拉烏萊爾的」。九月二十五的所謂大總統選舉，其方式也是所鮮見的「口頭選舉」。在一百另七名的推選和官選的議員中，竟無一個人反對拉烏萊爾。這種選舉不用投票，而是口頭選舉，且在日軍監視下執行。因此根本不是選舉，祇是日本所任命吧了。

「獨立」儀式本預定爲十月十五日。但忽然提早了一天，改爲十四日了，因爲十五日是星期二，照非列賓的習慣這一天是不吉利的，因這是耶穌被釘十字架的一天，大家不宜出門慶祝。不過拉烏萊爾的傀儡政權雖然避免了這一不吉日期，但在一年之後的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美軍在雷伊太上陸之後不久，他仍不得不亡命到日本。

## 一二 印巴爾的悲劇

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在位居比鄰的三個國家間，曾產生了三個領袖人物，即畢蓬，巴莫和卿特拉·鮑斯，他們都是各有各特徵的能幹人物。和文治派巨頭布拉齊

特相並稱的畢達，是暹羅的第一流政治家。而巴莫則如一部份緬甸人所說，他雖然生在佛敎國的緬甸，却是一個基督敎徒。他是阿爾曼尼亞人和達拉因人（緬甸一族，但非純粹緬甸種）間的混血兒，雖有言不能行的缺點，不過在緬甸還不能找出和他相匹敵的政治家。他一面曾參加長時期的獨立運動，同時却又是一文學家。至於鮑斯，就政治家說也許稍遜畢達一籌，不過頭腦明晰，是個具有非常魅力的人物。當鮑斯乘坐潛水艇於一九四二年春自德國祕密潛至蘇門答臘，再乘飛機至東京時，他自己當時確曾相信印度的獨立運動這次可有希望了，而日本朝野對於鮑斯也懷着一種期待。

日本方面爲慰勞鮑斯長途辛勞起見，即在某料理館設宴爲之洗塵，他的淡褐色皮膚和頗有修養的態度，立即博得了藝妓們的歡心，後來他的照片在東京報紙上以「鮑斯出現在東京」爲題刊出來時，那輩藝妓們就捧了花湧到帝國飯店去把他圍住了。不過鮑斯的魅力却不限於吸引女人，他的神祕力量甚至亦足吸引男人。

可是這輩本是有用人物的活動，却被日本軍部的獨善主義所出賣了。尤其以鮑

斯爲甚。鮑斯出現在東京後不久，日本對印度獨立運動的謀略機關即自「岩畔機關」轉到「光機關」的手中。可是像日本軍部的共同缺點一樣，在這裏也發生了人材與政治的貧困。光機關長的山本大佐，是一個老粗人物，不過他却偏偏想用獨善的威嚴掩飾他自己的無能，該機關的顧問是一個在印度做藥商的千田商社的主人，其陣容也可想而知了。鮑斯目睹日本方面的這種無能，不禁嘆息流淚了。其時日本臨孟買灣對阿基耶坡的作戰已告終了，正開始準備對印巴爾作戰中。然而當時東部的印度，尤其是孟買州，發生了空前的大飢荒，每天都有幾百個人餓死。緬甸的巴莫看到此種景況，即開始其政治攻勢，在無線電中向印度民衆和英印當局廣播說：「緬甸已準備大量食米以救濟印度飢民，希望即速派運輸船到緬甸來」，同時並以飛機將若干將米在孟買州投下。鮑斯與巴莫相呼應，主張此時應即進兵，但日方未予接受，因此失去了大好機會。

在此事件後，日本在山本大佐之上又派了一個磯田中將去（野村大使時的駐美武官），但時機已遲，許多活動機會都已失掉了。總之，日本軍閥的獨善主義，不

僅對印度問題如此，即對緬甸暹邏，亦絲毫未能把持人心。

東條獨善主義所倡言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祇是使東亞民族生靈塗炭。陷於痛苦之境而已。本想建設暹邏爲文明國的畢達，亦被牽入戰禍，而剝奪了他的政治生命；緬甸的巴莫，他的夫人已在盤谷被捕，巴莫自己則在緬甸東部邊境的叢山中潛藏逃命。而鮑斯亦早在台北的空中殞命了。

## 第六章 日本帝國末日紀

### 一 憲兵鎮壓和平派

美國 B 29 型飛機的轟炸，使東京的市民們陷入了恐怖地獄的生活。下町一帶的劫火方衰，東京上空全已爲一片慘霧所籠罩。小磯內閣倒了之後，四月七日出於衆人意料之外，竟出現了鈴木內閣，陸相這隻位置，也就從擺炮的杉山元帥手中讓給了阿南大將。阿南當時原在西里貝斯島的梅諾渡任輝部隊的司令官，他是軍部的最後希望所寄，所以被召了回來。其時憲兵隊已獲得了前駐英大使吉田茂是主和派領袖的確證，預備加以檢舉，但因爲他是牧野顯仲的女婿關係，杉山陸相不敢貿然加以處斷。可是阿南一上台，就於四月十五日將吉田茂交給了憲兵隊。

檢舉吉田的事件迅速擴大了開去。經憲兵隊搜索的結果，竟捲起了意外的反響。重德泗水，馬場恆吾，岩淵辰雄等評論衆，以及新潟縣知事君島清吉，外務省

的若干官吏，均先後被憲兵檢舉了，大有一個打盡言論、政治、行政各方面自由主義派之勢，且謠傳這輩人均將送交軍法會議處斷，憲兵隊摩拳擦掌的襲擊開始來了。

事件的起因，是由於吉田送給近衛的一封書信落到了憲兵隊的手中。凡有自由主義烙印色彩的人，這時周圍都有憲兵的幽靈跟蹤着，他們陰悒的眼光中不絕地閃着凶光。就是對於個人之間的來往，亦併命的想搜索出甚麼東西來。書信都得經過他們的檢查，他們的活動簡直無孔不入。他們的檢查網終於觸到了吉田一封信，而且又是寫給近衛的。他們立即開始對近衛與吉田身邊投以懷疑的眼光。而俄然開始搜索的活動。

憲兵隊所注意的焦點，是吉田是否想通過近衛而向日皇進言和平。他們即以吉田所起草的意見書，當作近衛傳達日皇情報的根據。但吉田的意見是否如此，他們猶未明白，不過他們想像吉田一定非難軍部的戰爭施策，提及日本必敗論而觸到結束日美戰爭的方策。經憲兵搜索的結果，果然發見了近衛上奏時所作的備忘錄，於是就檢舉了吉田。

戰爭末期之時，日本憲兵隊的監視活動幾乎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因為這時大家對於軍隊，尤其是陸軍的戰時施策之專行，盛露不滿之意，就是日皇本人，也傳於此時開始了對於軍部的不信任。總之，水壺有了裂痕，水也自然漏出來了。

在逗子和東京的和平傳說，一時甚囂塵上，不過內容還沒有發展到具體的程度。但憲兵隊立即看做此舉是和平派的陰謀，竟對此先後檢舉了四百個人，且堅持由軍法會議處斷，後來因重臣派的出而干涉終算沒有實現，這是軍部暴政的最後事件。惟要求停戰的呼聲，從此在國內一天天的熾烈起來。

## 二 蘇聯參戰的真相

在七月下旬舉行的波茨坦會議席上，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件特別情報，即發表美國原子炸彈的第一次試驗已告成功。

這發表使全世界震驚了。據說原子炸彈的研究製造費達二十億美金，使用員工六萬五千人，在英國和加拿大的合作下，已達到實用於作戰的地步。七月七日曾在

墨西哥沙漠舉行了試驗。在閃光一亮之下，煙霧上昇至二公里的上空，其光波據說在離試驗地點九十公里外的一個盲女都感到，供實驗使用的鐵軌都化爲烏有。

此消息發表後，最感喫驚的倒是史太林，因爲他知道如果把這原子炸彈投諸日本。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必較預期爲速。原子炸彈的發表遂促使了史太林對日戰爭的決意。因此當八月六日原子炸彈轟炸廣島，九日襲擊長崎後，蘇聯軍即於九日上午零時開始突破東滿與西滿邊境開始進擊，同時以少數飛機轟炸北滿與北韓。

是日上午五時，長春的廣播電台報告了蘇軍越境的消息，接着就繼續播送軍歌唱片。軍歌的歌聲雖雄壯，然而日籍市民的面容上却已露出痛苦的表情。誰也沒有料想到最後的末日會來得這樣的快法。不過外表上長春仍舊保持着冷靜，與平日不同的，祇是看見三三兩兩的馬車滿載着行旅向市外走去，這是開戰第一天的景象。日籍市民還很信任關東軍，他們認爲關東軍一日存在，邊境的戰爭可以繼續一個相當時期。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關東軍所在地長春（即偽滿的新京）想是直接曝露在危險中，事情僅隔得一夜就惡化了。

軍司令官山田大將迅即下令將其戰鬥司令部移駐到滿洲與朝鮮邊境的通化山岳地帶。傀儡皇帝溥儀及偽組織的首腦部也一起隨行。在十一日早晨，一向懸掛在關東軍司令部大門上的菊形紋章突告消失了。裝載軍人軍族的逃難火車，不絕向北韓南滿開走，逃難開始了。逃難的不限於軍屬婦孺，一般婦女亦開始擁到長春車站，但在車站上担任警戒的憲兵却拒絕一般市民上車。祇有軍人軍屬有優先逃命權。以滿鐵爲始的其他所謂國策會社，亦各自裝運列車南下。長春的一般日籍市民祇好眼淚巴巴的目送着。關東軍顯然漠視一般日僑市民的家族。因此對於關東軍與滿鐵的不滿情緒，就在長春市民間爆發開來了。

在關東軍司令部離去之後的長春，就失却了開戰第一天的冷靜景象，開始發生了混亂。除老弱幼稚之外，所有的男子全部被發動去建築長春的防禦工事。搭乘不到滿鐵火車的市民們，成羣結隊的逃出新京向南滿而去。城內到處充滿了焚燒重要文書的煙霧，甚至在空襲警報聲中，亦焚燒得滿天通紅。

當時謠傳紛紛，有說將堅決抵抗蘇軍，有說爲等待政治交涉暫時不抵抗，然而

關東軍却一直保持沉默。日僑們開始不安了。他們密切注意着「無敵」關東軍的行動。

後來從殘留的司令部方面獲知「守備邊境的第一線部隊，已對越境蘇軍展開邀擊戰」，可是却全然不見有調兵上前線增援的景象。日僑們就詢問關東軍司令部，故離開長春，據軍首腦部的解釋是：

「北滿將加放棄，而退守滿鮮邊境的通化一帶山岳地區，確保據點而展開游擊戰。」不過日僑們鑒於菲列賓戰鬥時，逃至巴基嚶山的日軍被擊得四分五裂，根本未能採取游擊戰，因此知道日軍已露戰敗景象。關東軍的作戰計劃，早在戰前即已將北韓的兵力自朝鮮軍分出，而編入於關東軍之下，故滿鮮邊境本是作戰的豫想戰場。因此現在僅留少數邊境守備隊，其餘兵力悉集中於南滿一帶。

至八日十日，阿南陸相發表了「告全體將士書」內中有謂：「縱令吃草根，嚼泥土，輾戰荒野，亦信其斷必能自死中求生。」表示了關東軍是決心作戰了。

於是長春方面立即展開了準備最後防禦戰的工事建築，到處埋地雷，建造托契

卡。士兵刀出鞘的巡邏市街。可是命運終於在八月十五日就決定了。日本投降了。據當時蘇聯方面發表，關東軍將兵投降者五十九萬四千人（內將校百四十八人），傷兵二萬，陣亡八萬。

### 三 日皇親電史太林

自五月下旬以來，外相東鄉與前外相廣田弘毅間忽然往來頻繁。東鄉與廣田間的會談是在極端秘密中進行的，之後，廣田的足跡又出現在箱根的蘇聯大使毛立克的處所。由東鄉，廣田，毛立克所結成的一條直線，就是結成日蘇關係之間的一條線，此外再加上駐蘇大使佐藤，莫洛托夫以至史太林。想由這一條線而向蘇聯活動出來調解戰爭。

日皇對此亦表示同意。於六月二十九日，他發了一封秘密電報給史太林。電報的內容，是說爲願結束戰爭起見，願派遣近衛前往接洽。可是史太林方面的回電却說：「爲了尙無把握之問題而派遣代表前來，不能歡迎。」日本方面對此的解釋是

蘇聯縱暫時不歡迎日本派代表去，但並無放棄日本之意。因此上層部的意向，仍循此線索在極端秘密中走向具體化。

交涉在日本由廣田與毛立克之間，在莫斯科由佐藤與莫洛托夫之間分頭進行。七月十三日，日本又拍了一通電報至莫斯科。內說關於具體問題即派近衛前來商洽，交涉預備在莫斯科進行。但此時史太林適將出席波茨坦會議去。不過莫斯科表示：「日本若提出具體條件，可由蘇聯擔當調停工作。」因此就詢問日方的條件如何，以便在波茨坦會議席上向聯合國探詢意向。

莫斯科方面因等待日本的秘密覆電，史太林特延期出發一天。可是日本却始終沒有密電覆去。當時因事件重大，也許一時不能有急速的方策，然而當時如果能作迅速的覆電給克姆林當局，日本也許可能避免原子炸彈的浩劫。

如果蘇聯的調停而能告實現，日本即可獲得自主的解除武裝，自動從中國及各地撤退兵隊，這樣就可以算作不是投降而是媾和了。而且如果日本提出與蘇聯有利的條件，即從東北自動撤兵並宣佈放棄東北權利，放棄樸資茅斯條約，放棄北庫頁

島的漁權，允許朝鮮獨立等，則可能使開羅會議的條件緩和幾分。可是現在懊悔已經不及。以波茨坦會議爲轉機，美日戰爭急轉直下而迅速展開了壓軸戲。

#### 四 地下室中的御前會議

隨蘇聯參戰之後，抵抗與投降的問題立即表面化了。軍部至此方知重臣方面已在進行和平交涉，不禁愕然，和平交涉不僅通過蘇聯關係在進行，在鈴木內閣成立之後，且通過凡蒂崗，瑞士，瑞典等國的關係進行活動，不過單憑這些沒有武力國家的政治力量，畢竟是無法調解日美戰爭的，故和平交涉的對象還是在蘇聯。然而原子炸彈的出現，將蘇聯的調停全推翻了，蘇聯亦即急速展開參戰。

八月九日。鈴木首相在官邸中舉行臨時閣議，要求閣僚對於當前情勢下戰爭是否能繼續的問題發表意見。接受波茨坦無條件投降，於此已見端倪。同日夜十一時五十五分在宮中地下室召開御前會議。當時因事件緊急，會議空氣異常緊張。出席者除鈴木首相，阿南陸相，米內海相，東鄉外相，梅津參謀總長，豐田軍令部長，

平沼樞密院長等當然出席人外，更有迫水書記長，吉積，保科兩陸海軍務局長等列席，而以日皇爲會議中心。鈴木和東鄉，主張保留天皇制而服從波茨坦宣言。但主戰派的阿南陸相却固執如下三個條件，卽：

(1) 絕對尊重天皇主權；

(2) 聯合國軍不得進駐日本國內一步；

(3) 由日軍自動解除武裝。

阿南最初且主張作戰到底，預備在本土邀擊美軍。沖繩敗戰之後，非難之聲雖集中於阿南一身，但他仍堅信本土決戰可獲勝利。在他是從來想不到日本會得投降的，他仍舊信任日皇。他相信和平派的人雖多，而日皇最後必能贊助他的主張。不過阿南的主戰意見終遭否決，但爲維持顏面起見，作成了附加三條件的妥協方案。

阿南的發言句之扶自肺腑，他的雙目中露出白光，言語很激昂。午夜二時後的大內山雖落在沉靜的深淵中，但在會議室的一隅，除鈴木首相之外，東鄉，米內，平沼的停戰派和阿南，梅津，豐田的主戰派互相對峙不決，

其時日皇就目視阿南發言說：

「阿南。阿南也許會感到不滿意，但余決意聽從多數主張。」於是會議室中復歸於寂靜。阿南俯首不發一語。日皇又以非常堅決的語調說：

「應即考慮迅速停止戰爭之道。」

於是接受波茨坦宣言的主張是確定了。

## 五 阿南陸相的「英雄」眼淚

八月十日上午三時，首相官邸又開緊急會議，商議關係投降的各種手續，上午七時即請託瑞士瑞典兩中立國出爲斡旋。午後一時，首相於官邸中招待重臣報告第一次御前會議的經過。繼即在宮中舉行重臣會議。同時復召開緊急閣議議定發表投降的形式。十三日上午五時，日本政府向瑞士瑞典二中立國送出了正式的覆文。立即從中美英蘇的名義來了覆電，內開：

「許可維持天皇制，但應受波茨坦宣言之制約。希即以天皇之命下令立即解除

武裝。」對此，阿南一派的人又起來表示異議說：

「在解除武裝及陸海軍無力化後，恐即將限制天皇制吧。如此則國內必見大混亂。這些却是能預想得到的。與其聽任混亂，寧可繼續作戰到底。」因此在十四日上午十點四十五分又召開了第二次御前會議，除鈴木以下全體內閣外，梅津，平沼，豐田亦均出席。鈴木首先報告日皇說：

「陛下既已下決斷，而又已接得聯合國方面的回覆。惟目前既又有異議，希望能聽取各人意見。」日皇即首先詢問梅津的意見。梅津奏說：

「解除武裝後之混亂，實爲勢所必然，屆時恐陛下的地位與權限亦將有無法伸展之慮。」

繼之阿南與豐田亦表示同樣的意見。但不論梅津，阿南或豐田，對於本土邀擊戰並無確信的把握。豐田在觸及這一問題時，曾明言「並無勝算把握。」

日皇於聽取主戰派之人的意見後，即先檢討彼此的戰力，及繼續戰爭所需的生產力，而終於仍舊歸結到不得不接受波瀲巨宣言的決定。接着說：

『朕深知在日本皇軍素無「投降」一詞，故十分瞭解陸海軍統帥部解體時的隱痛。然我國已有相近八十個都市蒙受空襲的慘重損害，無辜臣民死傷者已達數百萬。朕一思及人民此種痛苦，實不忍再繼續戰爭。過去明治天皇忍受三國干涉的苦衷，朕於茲亦已體味。』至此裕仁又以嗚咽激動之聲說：

『爾等之意見雖均係爲朕打算，但余信聯合國答文中已承認天皇主權。爾等亦宜作此考慮。祇須念及國家焦土化一事，朕之一身卽不值介意。朕實不忍再見人民葬身戰火。朕既忍受一切，望爾等亦能善體斯旨而接受朕意。』

這時與會的人都哭泣了，甚至痛哭出聲。尤其是阿南，哭泣得身體都激倒了。日皇以白手套掩住了自己的臉。這時已經不再是御前會議的空氣了。阿南突然站起來走到日皇面前跪下去說：

『陛下！』但他早已泣不成聲。

『阿南！別再哭了。』日皇說：『朕意已決，無可改變，如有他法，朕亦早已爲之。現在趕快起草詔書，原子炸彈也許會三度光臨我們，事情應爭取一瞬的時

間，以迅速處理爲要。」

當夜阿南於官邸中更換軍裝盛服之後，卽告自戕而死。

## 六 被慘殺的近衛師團長

在阿南自殺之後，八月十四日夜十一時日皇頒佈了投降詔書。而其時在市之谷方面，亦卽充滿了殺氣。市之谷的陸軍部，參謀本部，航空本部，以及防衛總司令部將校們，聽到投降的消息均愕然不知所措。他們最初都不相信，因爲他們中間尙無人知道御前會議的內容。但阿南陸相的自殺，始使他們知道事態不是假的了。

是夜市之谷一帶，全是充滿了武裝實彈的少壯軍人們，他們的眼光中含有推翻日皇決議之意。陸軍部與參謀本部有大不穩的消息一旦傳播到外面，四方立即起了響應者。深夜，少壯派軍人的車輛羣集在竹橋的近衛師團司令部。他們要求會見森近衛師團長。森中將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出現在深夜的會客室中。

『阿南陸相的死是不能讓他白死的，國民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現在我們非以決戰到底的行動來推翻皇上的決議不可。如果海軍不動，就讓我們陸軍來守衛國土好了。我們相信全國在接得近衛師團躍起的信息後，必能立即發動五百萬精銳相應，故務請閣下表示贊成。』

森中將於傾耳靜聆之後即勸說：

『陛下決斷已下。担任守衛宮城的近衛師團，是決不能採取反叛的行動的。』

『但閣下如果不肯協力，莫怪我們要採取非常行動了。』

『諸位決不能輕舉妄動。』

當森中將正待自椅子上站起來時，突然鎗聲一響，滿室煙火，森的身體已經倒下去了。

『中了！』軍官們面面相覷的說。森却仍在低聲呻吟說：

『務請各位要自重，要自重……』

這時衆軍官們對於斷氣中的森中將一齊舉手行了一个敬禮，然後執鎗在手，將

當值的師團參謀監禁一室，竟各自對師團發起命令來。近衛師團所屬的部隊，於深夜中奉到了保護宮城周圍的命令，一齊刀出鞘的於黑暗中向宮城進發。

## 七 最後叛變的一幕

蓮沼侍從長官亦被監禁了。宮城的衛兵本部亦遭佔領。事件報告到東部軍管區的司令官田中大將耳中。

「甚麼？馬上出發！他穿好軍裝之後，正待出發時，副官塚本少佐前來勸說：

「閣下，在外面黑暗中是危險的，兵士們在黑夜中不會認得閣下。」

「是嗎，那麼等一等吧。」於是他再坐下，自言自語的說：

「暴動發生了，如何對得起陛下……塚本，天甚麼時候亮？」

「大概四點鐘左右可以亮了。」

「四點鐘？好吧，還有二小時。」

他就坐着閉目等候時間。其時市之谷方面已充滿了擁護陸軍暴動的空氣。

上午四時，天漸發白。田中大將即身佩手鎗率同副官，乘坐了插着將官旗的汽車趕向宮城來。車至坂下門，在那裏兵士認識了將官旗，即密切注意車內。汽車並不減低速度，於是在一聲「司令官」的怒號下，手中執着鎗的兵隊隨後亦即湧進了侍從副官室。田中大將爲欲救出蓮沼武官長起見，直走進衛兵本部。

「指揮不在嗎？誰是指揮官？」衛兵本部的將校們認識是田中。

「余是司令官，立即撤兵！兵員應迅即歸回部隊！」

「閣下，這是不行的，閣下亦接受投降嗎？」將校們目露異光的問說。

「你們的心思，我都知道。但我們既是陛下的臣屬，就不許有違反陛下意志的行動。」田中始以激昂，繼以優容的語調訓誡衆人說：

「應該體察陛下苦衷的我們，絕不許有輕舉妄動。你們當知道陛下的處境實在比我們更苦。日本之是否消滅，抑或仍以陛下爲中心而雖弱猶存，全得看我們了。懂了嗎？你們相信這話，就不可以有使陛下陷於苦境的行動。」

經過田中三小時的勸說，手握鎗桿的少壯軍人們的拳頭方始鬆了開來。田中更說：

「我們敗也要敗得乾淨，接受敗的責任。不是叫你們單獨負責，我做司令官的亦抱有負責的決心。我們要散也得像軍人那樣的散法，這是日本陸軍的最後姿態。」

這時鎗聲突起，四名少壯軍人當場自殺了。其他則都到憲兵隊去自首。所謂八·一五事件就這樣宣告了結束。不過其時另外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這是鈴木首相和平沼樞密院長被狙擊的事件，發生在十四夜至十五日的朝上。是日東京警備軍第三旅團旭部隊橫濱隊的陸軍大尉佐佐木武，指揮了以橫濱工業學校學生為中心的一隊人，突然襲擊首相官邸和在新大久保的平沼家，企圖將兩人暗殺，但結果並未成功，除佐佐木外其餘均在當場被捕。

## 八 五枝派克筆一紙受降書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是全世界所不能忘記的一天，是日雖無風息，却從早晨一開始就是曇天。戰爭結束的鐘聲，使世界各隅激起了喜怒哀集的餘韻，戰亂於焉告終。在橫濱港遠處的海面上出現了美國四萬五千噸米蘇里號戰艦的巨體。此米蘇里戰艦，是第三戰艦隊司令官尼米資上將的旗艦，曾在九洲沖繩周邊參加過機動作戰，現在則被指定為簽訂無條件投降書的場所。該艦雖曾三次受過日本特攻機的攻擊，始終未遭炸沉，不過創痕猶在。

簽約式的會場，是在米蘇里號的右舷的甲板上，其時業經打掃得一塵不染。在二尺寬八尺長的長方形桌子上，鋪着簇新的白邊深綠的檯布，旁邊置有椅子二隻，擴聲機一架，等待歷史時間的到臨。旗檣上高懸着美國的星條旗。這面旗就是四年前十二月一日開戰當時扯在白宮上面的旗子，在佔領羅馬，佔領柏林的當時都曾扯起過，這次又在橫濱海上以最後勝利的雄姿高懸在米蘇里號的檣桿上了。

上午八時方過，加拿大的代表在右舷的船梯上出現了，接着是在淺綠色上衣上綴有二根粗紅線的蘇聯代表狄萊維揚可。白色短袖裝的英國代表法拉善，草綠色軍服的澳洲代表布萊米。金邊軍帽的法國代表羅克萊克。以及中國代表徐永昌，紐西蘭代表衣希特，荷蘭代表海爾福利等。

不久，穿着灰色軍服的聯合國最高司令官麥克沃塞元帥，偕同美國代表尼米資一起走進會場。代表團一行圍着桌子等候日本代表的到來。聯合國方面的記者團更屏息轉氣地緊張的等待着。

『日本代表來了』，記者團中忽起耳語說。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統帥府代表梅津美治郎，率同陸，海，外各人員果然踏上了跳板。重光葵拐着腿，拿着司的克，樣子痛苦得很。而一向有陸軍至寶之稱的梅津，腰間已不再有佩刀，完全是一副敗軍之相。他們面部緊張，表情板硬，都閉緊嘴唇。在嚴肅的會場中，日本代表們分三行並站。於是麥帥走向擴聲機前命令開始調印。桌上早已放好正文二通的投降書。重光拿出了日皇的委任狀，由岡崎戰時聯絡中央事務局長攙扶之下在椅子上

坐下。他脫掉了右手的黃皮手套，掏出自來水筆。對投降文書略看了一下之後，再從上衣口袋摸出一張紙，將筆揩拭一下，然後在投降文書右側上簽名。繼之是梅津，他並不坐下，祇就俯着身子簽名。

日方簽名完了之後，麥帥昂然在椅上坐下，拿下玻璃架上早已預備好的自來水筆，一共用了五支筆簽完署名。

這五枝自來水筆除麥帥自存一支外，一支送給魏拉特，一支送給哈賽，一支送給美國政府，一支送給西尖陸軍士官學校，以留紀念。其時以九架飛機編成一隊的數百架聯合國飛機，在上空翱翔示威，配合着下面軍樂隊的吹奏聲，勝敗雙方的代表均默無一聲。戰爭就這樣結束了。

八日午前十一時四分，在米蘇里號檣桿上扯過的那面美國國旗又一度扯起在東京美國大使館的旗柱上面。而經過風浪顛沛的日本歷史，終於在黷武主義者的敗北下掩上黯淡的一頁，旋風二十年，從此就煙散雲消。

# 旋風二十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月初版

著者 森正藏

譯者 吳靖文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三八四弄四號

實價二千元

# 7

409914